



晉書卷九十一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六十一

儒林

昔周德旣衰諸侯力政禮經廢缺雅頌陵夷夫子將聖
多能固天攸縱歎鳳鳥之不至傷麟出之非時於是乃
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載籍逸而復存風雅變
而還正其後卜商衛賜田吳孫孟之儔或親稟微言或
傳聞大義猶能彊晉存魯藩魏却秦旣抗禮於邦君亦
馳聲於海內及嬴氏慘虐棄德任刑煬墳籍於埃塵填

儒林於坑竄嚴是古之法抵挾書之罪先王徽烈靡有
子遺漢祖勃興救焚拯溺粗修禮律未遑俎豆逮于孝
武崇尚文儒爰及東京斯風不墜於是傍求蠹簡博訪
遺書創甲乙之科擢賢良之舉莫不紆青拖紫服冕乘
軒或徒步而取公卿或累旬以膺台鼎故縉紳之士靡
然嚮風餘芳遺烈煥乎可紀者也洎當塗草創深務兵
權而主好斯文朝多君子鴻儒碩學無乏於時武帝受
終憂勞軍國時旣初并庸蜀方事江湖訓卒厲兵務農
積穀猶復修立學校臨幸辟雍而荀顛以制度贊惟新
鄭冲以儒宗登保傅茂先以博物參朝政子真以好禮

居秩宗雖媿明揚亦非遐棄旣而荆揚底定區寓乂安
羣公草封禪之儀天子發謙冲之詔未足比隆三代固
亦擅美一時惠帝續戎朝昏政弛釁起宮掖禍成藩翰
惟懷逮愍喪亂弘多衣冠禮樂掃地俱盡元帝運鍾百
六光啓中興賀荀刁杜諸賢並稽古博文財成禮度雖
尊儒勸學亟降於綸言東序西膠未聞於弦誦明皇聰
睿雅愛流略簡文玄嘿敦悅丘墳乃招集學徒弘獎風
烈並時艱祚促未能詳備有晉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
不崇飾華競祖述虛玄擯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
指禮法爲流俗日縱誕以清高遂使憲章弛廢名教頽

毀五胡乘間而競逐二京繼踵以淪胥運極道消可爲
長歎息者矣鄭冲等名位旣隆自有列傳其餘編之于
左以續前史儒林云
范平字子安吳郡錢塘人也其先銍侯馥避王莽之亂
適吳因家焉平研覽墳索遍該百氏姚信賀邵之徒皆
從受業吳時舉茂才累遷臨海太守政有異能孫皓初
謝病還家敦悅儒學吳平太康中頻徵不起年六十九
卒有詔追加諡號曰文貞先生賀循勒碑紀其德行三
子爽咸泉並以儒學至大官泉子蔚關內侯家世好學

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蔚爲辦衣食
蔚子文才亦幼知名

文立

文立字廣休巴郡臨江人也蜀時游太學專毛詩三禮
師事譙周門人以立爲顏回陳壽李虔爲游夏羅憲爲
子貢仕至尚書蜀平舉秀才除郎中泰始初拜濟陰太
守入爲太子中庶子上表請以諸葛亮蔣琬費禕等子
孫流徙中畿宜見敘用一以慰巴蜀之心其次傾吳人
之望事皆施行詔曰太子中庶子文立忠貞清實有思
理器幹前在濟陰政事修明後事東宮盡輔導之節昔

光武平隴蜀皆收其賢才以敘之蓋所以拔幽滯而濟殊方也其以立爲散騎常侍蜀故尚書掾爲程瓊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武帝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故吾善夫人也時西域獻馬帝問立馬何如對曰乞問太僕帝善之遷衛尉咸寧未卒所著章奏詩賦數十篇行於世

陳邵

陳邵字節良東海襄賁人也郡察孝廉不就以儒學徵爲陳留內史累遷燕王師撰周禮評甚有條貫行於世

秦始皇中詔曰燕王師陳邵清貞絜靜行著邦族篤志好古博通六籍耽悅典誥老而不倦宜在左右以篤儒教可爲給事中卒於官

舉而虞喜

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光祿潭之族也父察吳征虜將軍喜少立操行博學好古諸葛恢臨郡屈爲功曹察孝廉州舉秀才司徒辟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上疏薦喜懷帝卽位公車徵拜博士不就喜邑人賀循爲司空先達貴顯每詣喜信宿忘歸自云不能測也太寧中與臨海任旭俱以博士徵不就復下詔曰夫興化致政莫

尚乎崇道教明退素也喪亂以來儒雅陵夷每覽子衿
之詩未嘗不慨然臨海任旭會稽虞喜並絜靜其操歲
寒不移研精墳典居今行古志操足以勵俗博學足以
明道前雖不至其更以博士徵之喜辭疾不赴咸和末
詔公卿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太常華恒舉喜爲賢良
會國有軍事不行咸康初內史何充上疏曰臣聞二八
舉而四門穆十亂用而天下安徽猷克闡有自來矣方
今聖德欽明思恢遐烈旌輿整駕俟賢而動伏見前賢
良虞喜天挺貞素高尚邈世束修立德皓首不倦加以
傍綜廣深博聞彊識鑽堅研微有弗及之勤處靜味道

無風塵之志高枕柴門怡然自足宜使蒲輪紆衡以旌
殊操一則翼贊大化二則敦勵薄俗疏奏詔曰尋陽翟
湯會稽虞喜並守道清貞不營世務耽學高尚操擬古
人往雖徵命而不降屈豈素絲難染而搜引禮簡乎政
道須賢宜納諸廊廟其並以散騎常侍徵之又不起永
和初有司奏稱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征西豫
章潁川二府君初毀主內外博議不能決時喜在會稽
朝廷遣就喜諮訪焉其見重如此喜專心經傳兼覽識
緯乃著安天論以難渾蓋又釋毛詩略注孝經爲志林
三十篇凡所注述數十萬言行於世年七十六卒無子

弟豫自有傳。志欲遺十萬言。行世。世。志。六。卒。燕。子。蘇。氏。劉。兆。天。倫。以。難。取。蓋。又。難。上。古。劉。兆。志。行。志。行。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漢。廣。川。惠。王。之。後。也。兆。博。學。洽。聞。溫。篤。善。誘。從。受。業。者。數。千。人。武。帝。時。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安。貧。樂。道。潛。心。著。述。不。出。門。庭。數。十。年。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諸。儒。是。非。之。議。紛。然。互。爲。讎。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周。禮。有。調。人。之。官。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時。有。不。合。者。舉。其。長。短。以。通。之。又。爲。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綜。公。羊。穀。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又。撰。周。易。訓。註。以。正。

動二體互通其文凡所讚述百餘萬言嘗有人著鞞騎驢至兆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無稱其字者門人大怒兆曰聽前既進踞牀問兆曰聞君大學比何所作兆答如上事末云多有所疑客問之兆說疑畢客曰此易解耳因爲辯釋疑者是非耳兆別更立意客一難兆不能對客去已出門兆欲留之使人重呼還客曰親親在此營葬宜赴之後當更來也既去兆令人視葬家不見此客竟不知姓名兆年六十六卒有五子卓炤燿育臍

所補記毓

乾隆四年校刊

晉書卷九十一

列傳

六

汜毓字稚春濟北盧人也弈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毓少履高操安貧有志業父終居于墓所三十餘載至晦朔躬掃墳隴循行封樹還家則不出門庭或薦之武帝召補南陽王文學祕書郎太傅參軍並不就于時青土隱逸之士劉兆徐苗等皆務教授惟毓不蓄門人清靜自守時有好古慕德者諮詢亦傾懷開誘以三隅示之合三傳爲之解注撰春秋釋疑肉刑論凡所述造七萬餘言年七十一卒

徐苗

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累世相承皆以博士爲郡守曾祖華有至行嘗宿亭舍夜有神人告之亭欲崩遽出得免祖邵爲魏尚書郎以廉直見稱苗少家貧晝執鉏耒夜則吟誦弱冠與弟賈就博士濟南宋鈞受業遂爲儒宗作五經同異評又依道家著玄微論前後所造數萬言皆有義味性抗烈輕財貴義兼有知人之鑒弟患口癰膿潰苗爲吮之其兄弟皆早亡撫養孤遺慈愛聞于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鄉鄰有死者便輟耕助營棺槨門生亡於家卽歛於講堂其行已純至類皆如此遠近咸歸其義師其行焉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

別駕舉異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徵並不就武惠時計吏
至臺帝輒訪其安不永寧二年卒遺命濯巾澣衣榆棺
雜塲露車載尸葦席瓦器而已
崔遊字子相並黨人也少好學儒術魏明恬靖謙退自
少及長口未嘗語及財利魏末察孝廉除相府舍人出
爲氏池長甚有惠政以病免遂爲廢疾泰始初武帝錄
敘文帝故府僚屬就家拜郎中年七十餘猶敦學不倦
撰喪服圖行於世及劉元海僭位命爲御史大夫固辭
不就卒於家時年九十三

范隆

范隆字玄嵩鴈門人父方魏鴈門太守隆在孕十五月
生而父亡年四歲又喪母哀號之聲感慟行路單孤無
總功之親踈族范廣愍而養之迎歸教書爲立祠堂隆
好學修謹奉廣如父博通經籍無所不覽著春秋三傳
撰三禮吉凶宗紀甚有條義惠帝時天下將亂隆隱迹
不應州郡之命晝勤耕稼夜誦書典頗習祕歷陰陽之
學知并州將有氛祲之祥故彌不復出仕與上黨朱紀
友善嘗共紀遊山見一父老於窮澗之濱父老曰二公
何爲在此隆等拜之仰視則不見後與紀依于劉元海

元海以隆爲大鴻臚紀爲太常並封公隆死于劉聰之
世聰贈太師

杜夷

杜夷字行齊廬江潯人也世以儒學稱爲郡著姓夷少
而恬泊操尚貞素居甚貧窘不營產業博覽經籍百家
之書算歷圖緯靡不畢究寓居汝潁之間十載足不出
門年四十餘始還鄉里閉門教授生徒千人惠帝時三
察孝廉州命別駕永嘉初公車徵拜博士太傅東海王
越辟並不就懷帝詔王公舉賢良方正刺史王敦以賀
循爲賢良夷爲方正乃上疏曰臣聞有唐疇咨元凱時

登漢武欽賢俊彥響應故能允協時雍敷崇盛化伏見
太孫舍人會稽賀循處士廬江杜夷履道彌高清操絕
俗思學融通才經王務循宰二縣皆有名績備僚東宮
忠恪允著夷清虛沖淡與俗異軌考盤空谷肥遁匿跡
蓋經國之良寶聘命之所急若得待詔公車承對冊問
必有忠讜良謨弘益政道矣敦於是逼夷赴洛夷遁於
壽陽鎮東將軍周馥傾心禮接引爲參軍夷辭之以疾
馥知不可屈乃自詣夷爲起宅宇供其醫藥馥敗夷歸
舊居道遇兵寇刺史劉陶告廬江郡曰昔魏文侯軾干
木之閭齊相曹叅尊崇蓋公皆所以優賢表德敦勵末

俗徵士杜君德懋行絜高尚其志頃流離道路聞其頓
躓刺史忝任不能崇飾有道而使高操之士有此艱屯
今遣吏宣慰郡可遣一吏縣五吏恒營郵之常以市租
供給家人糧廩勿令闕乏尋以胡寇又移渡江王導遣
吏周瞻之元帝爲丞相敦曰今大義頽替禮典無宗朝
廷滯義莫能攸正宜特立儒林祭酒官以弘其事處士
杜夷棲情遺遠確然絕俗才學精博道行優備其以夷
爲祭酒夷辭疾未嘗朝會帝常欲詣夷夷陳萬乘之主
不宜往庶人之家帝乃與夷書曰吾與足下雖情在忘
言然虛心歷載正以足下羸疾故欲相省寧論常儀也

又除國子祭酒建武中令曰國子祭酒杜夷安貧樂道
靜志衡門日不暇給雖原憲無以加也其賜穀二百斛
皇太子三至夷第執經問義夷雖逼時命亦未嘗朝謁
國有大政恒就夷諮訪焉明帝卽位夷自表請退詔曰
先王之道將墜於地君下帷研思今之劉揚縉紳之徒
景仰軌訓豈得高退而朕靡所取則焉太寧元年卒年
六十六贈大鴻臚諡曰貞子夷臨終遺命子晏曰吾少
不出身頃雖見羈錄冠烏之飾未嘗加體其角巾素衣
歛以時服殯葬之事務從簡儉亦不須苟取矯異也夷
著幽求子二十篇行於世晏仕至蒼梧太守夷兄弟三

人兄崧字行高亦有志節惠帝時俗多浮僞著任子春秋以刺之弟援高平相援子潛右衛將軍

董景道

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也少而好學千里追師所在惟晝夜讀誦略不與人交通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韓詩皆精究大義三禮之義專遵鄭氏著禮通論非駿諸儒演廣鄭旨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於商洛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歌笑以自娛毒蟲猛獸皆繞其傍是以劉元海及聰屢徵皆礙而不達至劉曜時出山廬于渭汭曜徵爲太子少傅散騎常侍並固辭竟以壽終

續咸

續咸字孝宗上黨人也性孝謹敦重履道貞素好學師事京兆杜預專春秋鄭氏易教授常數十人博覽羣言高才善文論又修陳杜律明達刑書永嘉中歷廷尉平東安太守劉琨承制于并州以爲從事中郎後遂沒石勒勒以爲理曹參軍持法平詳當時稱其清裕比之于公著遠游志異物志汲冢古文釋皆十卷行於世年九十七死于石季龍之世季龍贈儀同三司

徐邈

徐邈東莞姑幕人也祖澄之爲州治中屬永嘉之亂遂

與鄉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閭里士庶千餘家南渡江家
于京口父藻都水使者邈姿性端雅勤行勵學博涉多
聞以慎密自居少與鄉人臧壽齊名下帷讀書不游城
邑及孝武帝始覽典籍招延儒學之士邈既東州儒素
太傅謝安舉以應選年四十四始補中書舍人在西省
侍帝雖不口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標明指趣撰正五經
音訓學者宗之遷散騎常侍猶處西省前後十年每被
顧問輒有獻替多所匡益甚見寵待帝宴集酣樂之後
好爲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詞率爾所言穢雜邈每
應時收歛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是

時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時議以此多邈及謝安薨
論者或有異同邈固勸中書令王獻之奏加殊禮仍崇
進謝石爲尚書令玄爲徐州邈轉祠部郎上南北郊宗
廟迭毀禮皆有證據豫章太守范甯欲遣十五議曹下
屬城採求風政并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邈與甯書曰
知足下遣十五議曹各之一縣又吏假歸白所聞見誠
是足下留意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實不以文
十五議曹欲何所敷宣邪庶事辭訟足下聽斷允塞則
物理足矣上有理務之心則下之求理者至矣日昃省
覽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豈須邑至里詣

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蠶漁之所資又不可
縱小吏爲耳目也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
白者乎君子之心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由歷試如有
所毀必以著明託社之鼠政之甚害自古以來欲爲左
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
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與尸前史所
書可爲深鑒足下選綱紀必得國士足以攝諸曹諸曹
皆是良吏則足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爲監司則
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居宗何取於耳目哉
昔明德馬后未嘗顧與左右言可謂遠識况大丈夫而

不能免此乎遷中書侍郎專掌綸詔帝甚親昵之初范
甯與邈皆爲帝所任使共補朝廷之闕甯才素高而措
心正直遂爲王國寶所讒出遠郡邈孤宦易危而無敢
排彊族乃爲自安之計會帝頗踈會稽王道子邈欲和
協之因從容言於帝曰昔淮南齊王漢晉成戒會稽王
雖有酣媾之累而奉上純一宜加弘貸消散紛議外爲
國家之計內慰太后之心帝納焉邈常詣東府遇衆賓
沉湎引滿誼譁道子曰君時有暢不邈對曰邈陋巷書
生惟以節儉清修爲暢耳道子以邈業尚道素笑而不
以爲忤也道子將用爲吏部郎邈以波競成俗非已所

能節制苦辭乃止時皇太子尚幼帝甚鍾心文武之選皆一時之俊以邈爲前衛率領本郡太中正授太子經帝謂邈曰雖未勅以師禮相待然不以博士相遇也古之帝王受經必敬自魏晉以來多使微人教授號爲博士不復尊以爲師故帝有云邈雖在東宮猶朝夕入見參綜朝政修飾文詔拾遺補闕劬勞左右帝嘉其謹密方之於金霍有託重之意將進顯位未及行而帝暴崩安帝卽位拜驍騎將軍隆安元年遭父憂邈先疾患因哀毀增篤不踰年而卒年五十四州里傷悼識者悲之邈莅官簡惠達於從政論精議密當時多諮稟之觸類

辨釋問則有對舊疑歲辰在卯此宅之左則彼宅之右何得俱忌於東邈以爲太歲之屬自是遊神譬如日出之時向東皆逆非爲藏體地中也所注穀梁傳見重於時邈長子豁有父風以孝聞爲太常博士祕書郎豁弟浩散騎侍郎鎮南將軍何無忌請爲功曹出補西陽太守與無忌俱爲盧循所害邈弟廣別有傳

孔衍字舒元魯國人孔子二十二世孫也祖文魏大鴻臚父毓征南軍司衍少好學年十二能通詩書弱冠公府辟本州舉異行直言皆不就避地江東元帝引爲安

東參軍專掌記室書令殷積而衍每以稱職見知中興初與庾亮俱補中書郎明帝之在東宮領太子中庶子于時庶事草創衍經學深博又練識舊典朝儀軌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王敦專權衍私於太子曰殿下宜博延朝彥搜揚才俊詢謀時政以廣聖聰敦聞而惡之乃啓出行爲廣陵郡時人爲之寒心而衍不形于色雖郡鄰接西賊猶教誘後進不以戎務廢業石勒常騎至山陽勅其黨以衍儒雅之士不得妄入郡境視職朞月以太興三年卒於官年五十三衍雖不以文才著稱而博覽過於賀循凡所撰述百餘萬言子啓

廬陵太守宗人夷吾有美名博學不及衍涉世聲譽過之元帝以爲主簿轉參軍稍遷侍中徙太子左衛率卒追贈太僕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邪答曰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少尚隱遁加以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衆書尤善三禮家至貧儉躬耕供養親沒負土成墳廬于墓側太尉郗鑒命爲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于豫章太守

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爲改宅宣固辭之庾爰之以宣素貧加年荒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太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爲弊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裎爲高僕誠太儒然立不與易宣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生不知此語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笑曰小時嘗一覽時人莫之測也宣雖閑居屢空常以讀誦爲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太元中順陽范甯爲豫章太守甯亦儒博通綜在郡立鄉校教

授恒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年五十四卒著禮易論難皆行於世子輯歷郡守國子博士大將軍從事中郎自免歸亦以講授爲事義熙中連徵不至

韋謏

韋謏字憲道京兆人也雅好儒學善著述於羣言祕要之義無不綜覽仕於劉曜爲黃門郎後又入石季龍署爲散騎常侍歷守七郡咸以清化著名又徵爲廷尉識者擬之于張前後四登九列六在尚書三爲侍中再爲太子太傅封京兆公好直諫陳軍國之宜多見允納著

伏林三千餘言遂演爲典林二十三篇凡所述作及集
記世事數十萬言皆深博有才義至再閱又署爲光祿
大夫時閱拜其子肩爲大單于而以降胡一千處之麾
下諛諛曰今降胡數千接之如舊誠是招誘之恩然胡
羯本爲讎敵今之款附苟全性命耳或有刺客變起須
臾敗而悔之何所及也古人有言一夫不可狃而況千
乎願誅屏降胡去單于之號深思聖王苞桑之誠也閱
志在綏撫銳於澄定聞其言大怒遂誅之并殺其子伯
陽諛性不嚴重好徇己之功論者亦以是少之嘗謂伯
陽曰我高我曾重光累徽我祖我考父父子子汝爲我
軟抵耳諛慙無言時人傳之以爲嗤笑

風俗
范弘之

范弘之字長文安北將軍注之孫也襲爵武興侯雅正
好學以儒術該明爲太學博士時衛將軍謝石薨請諡
下禮官議弘之議曰石階藉門蔭屢登崇顯總司百揆
翼贊三臺閑練庶事勤勞匪懈內外僉議皆曰與能當
淮肥之捷勳拯危墜雖皇威遐震狡寇天亡因時立功
石亦與焉又開建學校以延胄子雖盛化未洽亦愛禮
存羊然古之賢輔大則以道事君侃侃終日次則厲身

奉國夙夜無怠下則愛人惜力以濟時務此數者然後
可以免惟塵之譏塞素飡之責矣今石位居朝端任則
論道唱言無忠國之謀守職則容身而已不可謂事君
貨贖京邑聚歛無厭不可謂厲身坐擁大衆侵食百姓
大東流於遠近怨毒結於衆心不可謂愛人工徒勞於
土木思慮殫於機巧紈綺盡於婢妾財用糜於絲桐不
可謂惜力此人臣之大害有國之所去也先王所以正
風俗理人倫者莫尚乎節儉故夷吾受謗乎三歸平仲
流美於約己自頃風軌陵遲奢僭無度廉恥不興利競
交馳不可不深防原本以絕其流漢文襲弋綈之服諸

侯猶侈武帝焚雉頭之裘靡麗不息良由儉德雖彰而
威禁不肅道自我建而刑不及物若存罰其違亡貶其
惡則四維必張禮義行矣按諡法因事有功曰襄貪以
敗官曰墨宜諡曰襄墨公又論殷浩宜加贈諡不得因
桓温之黜以爲國典仍多敘温移鼎之迹時謝族方顯
桓宗猶盛尚書僕射王珣温故吏也素爲温所寵三怨
交集乃出弘之爲餘杭令將行與會稽王道子賤曰下
官輕微寒士謬得廁在俎豆實懼辱累清流惟塵聖世
竊以人君居廟堂之上智周四海之外者非徒聰明內
照亦賴羣言之助也是以舜之佐堯以啓闢爲首咎繇

淳熙四年校刊
卷九十一
五傳
七
暮禹以侃侃爲先故下無隱情之責上收神明之功敢緣斯義志在輸盡常以謝石黷累應被清澄殷浩忠貞宜蒙褒顯是以不量輕弱先衆言之而惡直醜正其徒實繁雖仰恃聖主欽明之度俯賴明公愛物之隆而交至之患實有無賴下官與石本無怨忌生不相識事無相干正以國體宜明不應稍計彊弱與浩年時邈絕世不相及無復藉聞故老語其遺事耳於下官之身有何痛癢而當爲之犯時干主邪每觀載籍志士仁人有發中心任直道而行者有懷知陽愚負情曲從者所用雖異而並傳後世故比于處三仁之中箕子爲名賢之首

後人用捨參差不同各信所見率應而至或榮名顯赫或禍敗係踵此皆不量時趣以身嘗禍雖有硜硜之稱而非大雅之致此亦下官所不爲也世人乃云下官正直能犯艱難斯談實過下官知主上聖明明公虛已思求格言必不使盡忠之臣屈於邪枉之門也是以敢獻愚誠布之執事豈與昔人擬其輕重邪亦以臣之事君惟思盡忠而已不應復計利鈍事不允心則讜言悟主義感於情則陳辭靡悔若懷情藏意蘊而不言此乃古人所以得罪於明君明君所以致法於羣下者也桓溫事跡布在天朝逆順之情暴之四海在三者臣子情豈

或異凡厥黔首誰獨無心舉朝嘿嘿未有唱言者是以頓筆按氣不敢多云桓溫於亡祖雖其意難測求之於事止免黜耳非有至怨也亡父昔爲溫吏推之情禮義兼他人所以每懷憤發痛苦若身首者明公有以尋之王珣以下官議殷浩諡不宜暴揚桓溫之惡珣感其提拔之恩懷其入幙之遇託以廢黜昏闇建立聖明白謂此事足以明其忠貞之節明公試復以一事觀之昔周公大居攝道致升平禮樂刑政皆自己出以德言之周公大聖以年言之成王幼弱猶復遽避君位復子明辟漢之霍光大勳赫然孝宣年未二十亦反萬幾故能君臣俱

隆道邁千歲若溫忠爲社稷誠存本朝便當仰遵二公式是令矩何不奉還萬幾退守藩屏方提勒公王匡總朝廷豈爲先帝幼弱未可親政邪將德桓溫不能聽政邪又逼脅袁宏使作九錫備物光赫其文具存朝廷畏怖莫不景從惟謝安王坦之以死守之故得稽留耳會上天降怒姦惡自亡社稷危而復安靈命墜而復構晉自中興以來號令威權多出疆臣中宗肅祖歛社於王敦先皇受屈於桓氏今主上親覽萬幾明公光讚百揆政出王室人無異望復不於今大明國典作制百代不審復欲待誰先王統物必明其典誥貽厥孫謀故令問

休嘉千歲承風願明公遠覽殷周近察漢魏慮其所以危求其所以安如此而已又與王珣書曰見足下答仲堪書深具義發之懷夫人道所重莫過君親君親所係忠孝而已孝以揚親為主忠以義節爲先殷侯忠貞居正心貫人神加與先帝隆布衣之好著莫逆之契契闊艱難夷嶮以之雖受屈姦雄志達千載此忠良之徒所以義于其心不獲以已者也旣當時貞烈之徒所究見亦後生所備聞吾亦何敢苟避狂狻以欺聖明足下不推居正之大致而懷知己之小惠欲以幙府之小節奪名教之重義於君臣之際旣以虧矣尊大君以殷侯協

契忠規同戴王室志厲秋霜誠貫一時殷侯所以得宣其義聲實尊大君協贊之力也足下不能光大君此之直志乃感溫小顧懷其曲澤公在聖世欺罔天下使丞相之德不及三葉領軍之基一構而傾此忠臣所以解心孝子所以喪氣父子之道固若是乎足下言臣則非忠語子則非孝二者旣亡吾誰畏哉吾少嘗過庭備聞祖考之言未嘗不發憤衝冠情見乎辭當爾之時惟覆亡是懼豈暇謀及國家不圖今日得操筆斯事是以上憤國朝無正義之臣次惟祖考有沒身之恨豈得與足下同其肝膽邪先君往亦嘗爲其吏于時危懼恒不自

保仰首聖朝心口憤歎豈復得計策名昔日自同在三
邪昔子政以五世純臣子駿以下委質王莽先典既已
正其逆順後人亦已鑒其成敗每讀其事未嘗不臨文
痛歎憤懣交懷以今況古乃知一揆耳弘之詞雖亮直
終以桓謝之故不調卒於餘杭今年四十七

王歡

王歡字君厚樂陵人也安貧樂道專精耽學不營產業
常丐食誦詩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毀
其書而求改嫁歡笑而謂之曰卿不聞朱買臣妻邪時
聞者多哂之歡守志彌固遂爲通儒至慕容暉襲僞號
署爲國子博士親就受經遷祭酒及暉爲苻堅所滅歡
死於長安

史臣曰范平等學府儒宗譽隆望重或質疑是屬或師
範攸歸雖爲未及古人故亦一時之俊若仲寧之清貞
守道抗志柴門行齊之居室屢空棲心陋巷文博之漱
流枕石鏗跡銷聲宣子之樂道安貧弘風闡教斯並通
儒之高尚者也而邈協和主相刊削繁辭可謂將順其
美匡救其惡舒元入叅機務明主賞其博聞出莅邊隅
獷狄欽其明德弘之抗言立論不避朝權貶石抵溫斯
爲當矣遂乃厄於三怨以至陵遲悲夫

贊曰郁郁周文洋洋漢典炙輠流譽解頤飛辯雅誥弗
淪微言復顯爰及晉代斯風逾闡

晉書卷九十一

考證

范隆傳鴈門人○鴈監本誤騰今改正

孔衍傳公府辟本州舉異行直言皆不就○監本言誤

孔皆誤衍今改從宋本

范弘之傳安北將軍汪之孫也○汪監本誤注今從本

書范汪傳改正

而

敬

矣

而

書法五

或謂之書法非也軍五之辭也○玉溫本為書法
其書法非也今知書法本
其法非也公和親本
或謂之書法非也軍五之辭也○玉溫本為書法
其書法非也今知書法本
其法非也公和親本

晉書卷九十一考證

晉書卷九十二

關中唐之太表宗文正皇帝御美撰

暨列傳第六十二

文苑

夫文以化成惟聖之高義行而不遠前史之格言是以
溫洛禎圖綠字符其丕業苑山靈篆金簡成其帝載既
而書契之道聿興鍾石之文逾廣移風俗於王化崇孝
敬於人倫經緯乾坤彌綸中外故知文之時義大哉遠
矣洎姬歷云季歌頌滋繁荀宋之流導源自遠總金羈
而齊驚揚玉軌而並馳言泉會於九流文律諧於六變

自時已降軌躅相趨西都賈馬耀靈蛇於掌握東漢班
張發雕龍於綈槩俱標稱首咸推雄伯逮乎當塗基命
文宗鬱起三祖叶其高韻七子分其麗則翰林總其菁
華典論詳其藻絢彬蔚之美競爽當年獨彼陳王思風
適舉備乎典奧懸諸日月及金行纂極文雅斯盛張載
擅銘山之美陸機挺焚研之奇藩夏連輝頡頏名輩並
綜採繁縟杼軸清英窮廣內之青編緝平臺之麗曲嘉
聲茂迹陳諸別傳至於吉甫太沖江右之才傑曹毗庾
闡中興之時秀信乃金相玉潤埜會川冲埒美前修垂
裕來葉今撰其鴻筆之彥著之文苑云

王應貞

應貞字吉甫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子也自漢至魏
世以文章顯軒冕相襲爲郡盛族貞善談論以才學稱
夏侯玄有盛名貞詣玄玄甚重之舉高第頻歷顯位武
帝爲撫軍大將軍以爲參軍及踐阼遷給事中帝於華
林園宴射貞賦詩最美其辭曰悠悠太上人之厥初皇
極肇建彝倫攸敷五德更運應錄受符陶唐旣謝天歷
在虞於時上帝乃顧惟眷光我晉祚應期納禪位以龍
飛文以豹變玄澤旁流仁風潛扇區內宅心方隅迴面
天垂其象地耀其文鳳鳴朝陽龍翔景雲嘉禾重穎冀

萃載芬率土咸寧人胥悅欣恢恢皇度穆穆聖容言思
其允貌思其恭在視斯明在聽斯聰登庸以德明試以
功其恭惟何昧且不顯無義不經無理不踐行舍其華
言去其辯游心至虛同規易簡六府孔修九有來踐澤
罔不被化莫不加聲教南暨西漸流沙幽人肆險遠國
忘遐越常重譯充牣皇家峨峨列辟赫赫武臣內和五
品外威四賓順時貢職入覲天人備言錫命羽蓋朱輪
貽宴好會不常厥數神心所授不言而喻於時肆射弓
矢斯具發彼互的有酒斯飫文武之道厥猷未墜在昔
先王射御茲器示武懼荒過則有失凡厥羣后無懈于

位初置太子中庶子官貞與護軍長史孔恂俱爲之後
遷散騎常侍以儒學與太尉荀顗撰定新禮未施行泰
始五年卒文集行於世弟純純子紹永嘉中至黃門郎
爲東海王越所害純弟秀秀子詹自有傳

成公綏

成公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也幼而聰敏博涉經傳性
寡欲不營資產家貧歲饑常晏如也少有俊才詞賦甚
麗閑默自守不求聞達時有孝烏每集其廬舍綏謂有
反哺之德以爲祥禽乃作賦美之文多不載又以賦者
貴能分賦物理敷演無方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歷觀

古人未之有賦豈獨以至麗無文難以辭贊不然何其
闕哉遂爲天地賦曰惟自然之初載兮道虛無而玄清
太素紛以溷淆兮始有物而混成何元一之茫昧兮廓
開闢而著形爾乃清濁剖分玄黃判離太極旣殊是生
兩儀星辰煥列日月重規天動以尊地靜以卑昏明迭
炤或盈或虧陰陽協氣而代謝寒暑隨時而推移三才
殊性五行異位千變萬化繁育庶類授之以形稟之以
氣色表文采聲有音律覆載無方流形品物鼓以雷霆
潤以慶雲八風翱翔六氣氤氲蚊行蠕動方聚類分鱗
殊族別羽毛異羣各含精而鎔冶咸受範於陶鈞何滋

育之罔極兮偉造化之至神若夫懸象成文列宿有章
三辰燭耀五緯重光河漢委蛇而帶天虹蜺偃蹇於昊
蒼望舒彌節於九道羲和正轡於中黃衆星回而環極
招搖運而指方白獸峙據於參伐青龍垂尾於心房玄
龜匿首於女虛朱鳥奮翼於注張帝皇正坐於紫宮輔
臣列位於文昌垣屏駱驛而珠連三台差池而鴈翔軒
轅華布而曲列攝提鼎峙而相望若乃徵瑞表祥災變
呈異交會薄蝕抱暈帶珥流逆犯歷譴悟象事蓬容著
而妖害生老人形而主受喜天矢黃而國吉祥彗孛發
而世所忌爾乃旁觀四極俯察地理川瀆浩汗而分流

山嶽磊落而羅峙滄海沆漭而四周懸圃隆崇而特起
昆吾嘉於南極燭龍曜於北陟扶桑高于萬仞尋木長
于千里崑崙鎮於陰隅赤縣據于辰巳於是八十一域
區分方別風乖俗異險斷阻絕萬國羅布九州並列青
冀白壤荆衡塗泥海岱赤埴華梁青黎兗帶河洛揚有
江淮辯方正土經略建邦王圻九服列國一同連城比
邑深池高墉康衢交路四達五通東至暘谷西極泰濛
南暨丹炮北盡空同遐方外區絕域殊鄰人首蛇軀鳥
翼龍身衣毛被羽或介或鱗棲林浮水若獸若人居于
大荒之外處于巨海之濱於是六合混一而同宅宇宙

結體而括囊渾元運流而無窮陰陽循度而率常回動
糾紛而乾乾天道不息而自彊統羣生而載育人託命
於所繫尊太一於上皇奉萬神於五帝故萬物之所宗
必敬天而事地若乃共工赫怒天柱摧折東南俄其旣
傾西北豁而中裂斷鼇足而續毀鍊玉石而補缺豈斯
事之有徵將言者之虛設何陰陽之難測偉二儀之參
闔坤厚德以載物乾資始而至大俯盡鑒於有形仰蔽
視於所蓋游萬物而極思故一言于天外綏雅好音律
嘗當暑承風而嘯冷然成曲因爲嘯賦曰逸羣公子體
奇好異敖世忘榮絕棄人事希高慕古長想遠思將登

箕山以抗節浮滄海以游志於是延友生集同好精性命之至機研道德之玄奧愍流俗之未悟獨超然而先覺狹世路之阨僻仰天衢而高蹈邈跨俗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于時曜靈俄景流光濛汜逍遙攜手躊躇步趾發妙聲於丹脣激哀音於皓齒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燦起協黃宮於清角雜商羽於流徵飄游雲於泰清集長風于萬里曲既終而響絕遺餘玩而未已良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是故聲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動脣有曲發口成音觸類感物因歌隨吟大而不紊細而不沉清激切於竽笙優潤和於瑟

琴玄妙足以通神悟靈精微足以窮幽測深收激楚之哀荒節北里之奢淫濟洪災於炎旱反亢陽於重陰引唱萬變曲用無方和樂怡懌悲傷摧藏時幽散而將絕中矯厲而慨慷徐婉約而優游紛繁騫而激揚情既思而能反心雖哀而不傷總八音之至和固極樂而無荒若乃登高臺以臨遠披文軒而騁望喟仰抃而抗首嘈長引而慘亮或舒肆而自反或徘徊而復放或冉弱而柔撓或澎湃而奔壯橫鬱鳴而滔洄咧繚眺而清昶逸氣奮涌續紛交錯烈烈颺揚啾啾響作奏胡馬之長思迴寒風乎北朔又似鴻鴈之將雛羣鳴號乎沙漠故能

因形創聲隨事造曲應物無窮機發響速佛鬱衝流參
譚雲屬若離若合將絕復續飛廉鼓於幽隧猛獸應於
中谷南箕動於穹蒼清飈振于喬木散滯積而播揚蕩
埃靄之溷濁變陰陽於至和移淫風之穢俗若乃游崇
岡陵景山臨巖側望流川坐磐石漱清泉藉臯蘭之猗
靡蔭修竹之蟬蛸乃吟詠而發歎聲驛驛而響連舒蓄
思之悱憤奮久結之纏綿心滌蕩而無累志離俗而飄
然若夫假象金革擬則陶匏衆聲繁奏若笳若簫礮礮
震隱訇礚啣嘈發徵則隆冬熙烝騁羽則嚴霜夏凋動
商則秋霖春降奏角則谷風鳴條音均不恒曲無定制

行而不流止而不滯隨口吻而發揚假芳氣而遠逝音
要妙而流響聲激曜而清厲信自然之極麗羌殊尤而
絕世越韶夏與咸池何徒取異乎鄭衛于時綿駒結舌
而喪精王豹杜口而失色虞公輟聲而止歌甯子斂手
而歎息鍾期棄琴而改聽尼父忘味而不食百獸率舞
而抃足鳳凰來儀而拊翼乃知長嘯之奇妙此音聲之
至極張華雅重綏每見其文歎伏以爲絕倫薦之太常
徵爲博士歷秘書郎轉丞遷中書郎每與華受詔並爲
詩賦又與賈充等參定法律泰始九年卒年四十三所
著詩賦雜筆十餘卷行於世

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也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因爲氏焉家世儒學父雍起小吏以能擢授殿中侍御史思少學鍾胡書及鼓琴並不成雍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思遂感激勤學兼善陰陽之術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不好交遊惟以閑居爲事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卽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秘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

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爲其賦序張載爲注魏都劉逵注吳蜀而序之曰觀中古已來爲賦者多矣相如子虛擅名於前班固兩都理勝其辭張衡二京文過其意至若此賦擬議數家傅辭會義抑多精致非夫研覈者不能練其旨非夫博物者不能統其異世咸貴遠而賤近莫肯用心於明物斯文吾有異焉故聊以餘思爲其引詁亦猶胡廣之於官箴蔡雍之於典引也陳留衛瓘又爲思賦作略解序曰余觀三都之賦言不苟華必經典要品物殊類稟之圖籍辭義瓌瑋良可貴也有晉徵士故太子中庶子安定皇甫謐西州之

逸士耽籍樂道高尚其事覽斯文而慷慨爲之都序中
書著作郎安平張載中書郎濟南劉逵並以經學治博
才章美茂咸皆悅玩爲之訓詁其山川土域草木鳥獸
奇怪珍異僉皆研精所由紛散其義矣余嘉其文不能
默已聊藉二子之遺忘又爲之略解祇增煩重覽者闕
焉自是之後盛重於時文多不載司空張華見而歎曰
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於是豪貴
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
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
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絕歎伏以爲

不能加也遂輟筆焉秘書監賈謐請講漢書謐誅退居
宜春里專意典籍齊王冏命爲記室督辭疾不就及張
方縱暴都邑舉家適冀州數歲以疾終

趙至

趙至字景真代郡人也寓居洛陽緱氏令初到官至年
十三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爲
士伍耳爾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詣師受業聞父耕叱
牛聲投書而泣師怪問之至曰我小未能榮養使老父
不免勤苦師甚異之年十四詣洛陽游太學遇嵇康於
學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而請問姓名康曰年少何

以問邪曰觀君風器非常所以問耳康異而告之後乃
亡到山陽求康不得而還又將遠學母禁之至遂陽在
走三五里輒追得之年十六游鄴復與康相遇隨康還
山陽改名浚字允元康每曰卿頭小而銳童子白黑分
明有白起之風矣及康卒至詣魏興見太守張嗣宗甚
被優遇嗣宗遷江夏相隨到潁川欲因入吳而嗣宗卒
乃向遼西而占戶焉初至與康兄子蕃友善及將遠適
乃與蕃書叙離并陳其志曰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
生適越登嶽長謠夫以嘉遁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
已者哉惟別之後離羣獨逝背榮讌辭倫好經迥路造

沙漠雞鳴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尋
歷曲阻則沉思紆結登高遠眺則山川攸隔或乃迴風
狂厲白日寢光徙倚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慷
慨重阜之顛進無所由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
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
懼也至若蘭芷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而牙淺弦急
每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此所以怵惕於長衢也又北
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劔今將殖橘柚於
玄朔榮華藕於修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於龔俗固
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

至矣飄飄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
言之難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啓暉則身疲而
邁征太陽戢曜則情劬而夕惕肆目平隰則寥廓而無
覩極聽修原則掩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瘁矣然後
知步驟之士不足爲貴也顧景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
世激情風厲龍嘯太野獸睇六合猛志紛紜雄心四據
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嶽蹴崑崙使西
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吾之鄙願也
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距靡加六翮摧屈自非知命孰
能不憤悒者哉吾子殖根芳苑濯秀清流晞葉華崖飛

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渚仰蔭游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
色餌其後良疇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翱翔倫黨之間弄
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爲得
志矣豈能與吾曹同大丈夫之憂樂哉去矣嵇生遠離
隔矣熒熒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
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
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沉繁華流蕩
君子弗欽臨紙意結知復何云至身長七尺四寸論議
精辯有縱橫才氣遼西舉郡計吏到洛與父相遇時母
已亡父欲令其宦立弗之告仍戒以不歸至乃還遼西

幽州三辟部從事斷九獄見稱精審太康中以良吏赴洛方知母亡初至自恥士伍欲以官學立名期於榮養既而其志不就號憤慟哭歐血而卒時年三十七

鄒湛

鄒湛字潤甫南陽新野人也父軌魏左將軍湛少以才學知名仕魏歷通事郎太學博士泰始初轉尚書郎廷尉平征南從事中郎深爲羊祜所器重入爲太子中庶子太康中拜散騎常侍出補渤海太守轉太傅楊駿長史遷侍中駿誅以僚佐免官尋起爲散騎常侍國子祭酒轉少府元康末卒所著詩及論事議二十五首爲時

所重初湛嘗見昔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斂葬葬畢遂夢此人來謝子捷字太應亦有文才永康中爲散騎侍郎及趙王倫篡逆捷與陸機等俱作禪文倫誅坐下廷尉遇赦免後爲太傅參軍永嘉末卒

字臺棗據

棗據字道彥潁川長社人也本姓棘其先避讎改焉父叔禕魏鉅鹿太守據美容貌善文辭弱冠辟大將軍府出爲山陽令有政績遷尚書郎轉右丞賈充伐吳請爲

從事中郎軍還徙黃門侍郎冀州刺史太子中庶子太
康中卒時年五十餘所著詩賦論四十五首遇亂多亡
失子腆字玄方亦以文章顯永嘉中爲襄城太守弟嵩
字臺產才藝尤美爲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爲石勒所
殺

褚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也弱不好弄少而聰慧清淡
閑默以墳典自娛年十二作鷗鳥水磴二賦見者奇之
陶嘗謂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捨此何求州郡辟不
就吳平召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

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
生機曰公但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門之德
不孤川嶽之寶不匱矣遷九真太守轉中尉年五十五
卒

王沉

王沉字彥伯高平人也少有俊才出於寒素不能隨俗
沉浮爲時豪所抑仕郡文學掾鬱鬱不得志乃作釋時
論其辭曰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耕汙腹之墟有冰氏
之子者出自沍寒之谷過而問塗丈人曰子奚自曰自
涸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

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欲求諸熱無得熱之
方冰子瞿然曰胡爲其然也丈人曰融融者皆趣熱之
士其得爐冶之門者惟挾炭之子苟非斯人不如其已
冰子曰吾聞宗廟之器不要華林之木四門之賓何必
冠蓋之族前賢有解韋索而佩朱鞮舍徒擔而乘丹轂
由此言之何恤而無祿惟先生告我塗之速也丈人曰
嗚呼子聞得之若是不知時之在彼吾將釋子夫道有
安危時有險易才有所應行有所適英奇奮於縱橫之
世賢智顯於霸王之初當厄難則騁權譎以良圖值制
作則展儒道以暢摠是則袞龍出於縕褐卿相起於匹

夫故有朝賤而夕貴先卷而後舒當斯時也豈計門資
之高卑論勢位之輕重乎今則不然上聖下明時隆道
寧羣后逸豫宴安守平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門有公
卿門有卿指禿腐骨不簡蚩儻多士豐於貴族爵命不
出閨庭四門穆穆綺襦是盈仍叔之子皆爲老成賤有
常辱貴有常榮肉食繼踵於華屋疏飯襲跡於耨耕談
名位者以諂媚附勢舉高譽者因資而隨形至乃空囂
者以泓噲爲雅量璫慧者以淺利爲鎗鎗胸胎者以無
檢爲弘曠僂垢者以守意爲堅貞嘲哮者以麤發爲高
亮韞蠹者以色厚爲篤誠菴婪者以博納爲通濟眊眊

者以難入爲凝清拉答者有沉重之譽嗛閃者得清勦
之聲嗒啞怯畏於謙讓闕茸勇敢於饕諍斯皆寒素之
死病榮達之嘉名凡茲流也視其用心察其所安責人
必急於已恒寬德無厚而自貴位未高而自尊眼罔嚮
而遠視鼻齟齬而刺天忌惡君子悅媚小人敖蔑道素
懾吁權門心以利傾智以勢昏姻黨相扇毀譽交紛當
局迷於所受聽採惑於所聞京邑翼翼羣士千億奔集
勢門求官買職童僕闕其車乘闈寺相其服飾親客陰
參於靖室疏賓徙倚於門側時因接見矜厲容色心懷
內荏外詐剛直譚道義謂之俗生論政刑以爲鄙極高

會曲宴惟言遷除消息官無大小問是誰力今以子孤
寒懷真抱素志陵雲霄偶景獨步直順常道關津難渡
欲騁韓盧時無狡兔衆塗圯塞投足何錯於是冰子釋
然乃悟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僕少長於孔
顏之門久處於清寒之路不謂熱勢自共遮錮敬承明
誨服我初素彈琴詠典以保年祚伯成延陵高節可慕
丹轂滅族呂霍哀吟朝榮夕滅旦飛暮沉聃周道師巢
由德林豐屋蔀家易著明箴人薄位尊積罰難任三郤
尸晉宋華咎深投局正幅實獲我心是時王政陵遲官
才失實君子多退而窮處遂終于里閭元康初松滋令

吳郡蔡洪字叔開有才名作孤奮論與釋時意同讀之者莫不歎息焉

張翰

張翰字季鷹吳郡吳人也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會稽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閫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譚便大相欽悅問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卽去而不告家人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

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著首丘賦文多不載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然府以其輒去除吏名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盃酒時人貴其曠達性至孝遭母憂哀毀過禮年五十七卒其文筆數十篇行於世其庾闡東觀漢記卷之六其庾闡學士其庾闡

庾闡字仲初潁川鄆陵人也祖輝安北長史父東以勇

力聞武帝時有西域健胡趨捷無敵晉人莫敢與校帝
募勇士惟東應選遂撲殺之名震殊俗聞好學九歲能
屬文少隨舅孫氏過江母隨兄肇爲樂安長史在項城
永嘉末爲石勒所陷闡母亦沒闡不櫛沐不婚宦絕酒
肉垂二十年鄰親稱之州舉秀才元帝爲晉王辟之皆
不行後爲太宰西陽王羨掾累遷尚書郎蘇峻之難闡
出奔郟鑿爲司空參軍峻平以功賜爵吉陽縣男拜彭
城內史鑿復請爲從事中郎尋召爲散騎侍郎領大著
作頃之出補零陵太守入湘川弔賈誼其辭曰中興二
十三載余忝守衡南鼓棹三江路次巴陵望君山而過

洞庭涉湘川而觀汨水臨賈生投書之川慨以永懷矣
及造長沙觀其遺象喟然有感乃弔之云偉哉蘭生而
芳玉產而絜陽葩熙冰寒松負雪莫邪挺鏢天驥汗血
苟云奇儁誰與比傑是以高明倬茂獨發其秀道率天
貞不議世疚煥乎若望舒耀景而焯羣星矯乎若翔鸞
拊翼而逸宇宙也飛榮洛汭擢穎山東質清浮磬聲若
孤桐琅琅其璞巖巖其峰信道居正而以天下爲公方
駕逸步不以曲路期通是以張高弦悲聲激柱落清唱
未和而桑濮代作雖有惠音莫過韶濩雖有騰鱗終仆
一壑嗚呼大庭旣邈玄風悠緬皇道不以智隆上德不

以仁顯三五親譽其軌可仰而標霸功雖逸其塗可翼而闡悲矣先生何命之蹇懷寶如玉而生運之淺昔咎繇暮虞呂尚歸昌德協充符乃應帝王夷吾相桓漢登蕭張草廬三顧臭若蘭芳是以道隱則蠖屈數感則鳳覩若棲不擇木翔非九五雖曰玉折儻才何補夫心非死灰智必存形形託神用故能全生奈何蘭膏揚芳漢庭摧景颺風獨喪厥明悠悠太素存亡一指道來斯通世往斯圯吾哀其生未見其死敢不見弔寄之淶水後以疾徵拜給事中復領著作吳國內史虞潭爲太伯立碑闡製其文又作揚都賦爲世所重年五十四卒諡曰

貞所著詩賦銘頌十卷行於世子肅之亦有文藻著稱歷給事中相府記室湘東太守太元中卒

曹毗

曹毗字輔佐譙國人也高祖休魏大司馬父識右軍將軍毗少好文籍善屬詞賦郡察孝廉除郎中蔡謨舉爲佐著作郎父憂去職服闋遷句章令徵拜太學博士時桂陽張碩爲神女杜蘭香所降毗因以二篇詩嘲之并續蘭香歌詩十篇甚有文彩又著揚都賦亞於庾闡累遷尚書郎鎮軍大將軍從事中郎下邳太守以名位不至著對儒以自釋其辭曰或問曹子曰夫寶以含珍爲

貴士以藏器爲峻麟以絕迹標奇松以負霜稱雋是以
蘭生幽澗玉輝千仞故子州浮滄瀾而龍蟠吳季忽萬
乘以解印虞公潛崇巖以頤神梁生適南越以保慎固
能全真養和夷跡洞庭陵冬揚芳披雪獨振也今子少
晞冥風弱挺秀容奇發幼齡翰披孺童吐辭則藻落揚
班抗心則志擬高鴻味道則理貫莊肆研妙則穎奪豪
鋒固以騰廣莫而萋蒨排素薄而青葱者矣何必以刑
禮爲已任申韓爲宏通旣登東觀染史筆又據太學理
儒功曾無玄韻淡泊逸氣虛洞養采幽翳晦明蒙籠不
追林棲之迹不希抱鱗之龍不營練真之術不慕內聽

之聰而處汎位以核物扇塵教以自濛負鹽車以顯能
飾一已以求恭退不居漆園之場出不躡會城之衝游
不踐綽約之室趨不希驟駟之蹤徒以區區之懷而整
名目之典覆蕢之量而塞北川之洪檢名實於俄頃之
間定得失乎一管之鋒子若謂我果是邪則是不必以
合俗子若云俗果非邪則俗非不可以苟從俗我紛以
交爭利害渾而彌重何異執朽轡以御逸駟承勁風以
握秋蓬役恬性以充勞府對羣物以耦怨雙者乎子不
聞乎終軍之穎賈生之才拔奇山東玉映漢臺可謂響
播六合聲駭嬰孩而見毀絳灌之口身離狼狽之災由

此言之名爲實賓福萌禍胎朝敷榮華夕歸塵埃未若
澄虛心於玄圃蔭瑤林於蓬萊絕世事而儔黃綺鼓滄
川而浪龍鰓者矣蒙竊惑焉主人煥耳而笑欣然而言
曰夫兩儀旣闢陰陽汗浩五才迭用化生紛擾萬類云
云孰測其兆故不登閭風安以瞻殊目之形不步景宿
何以觀恢廓之表是以迷麤者循一往之智狷介者守
一方之矯豈知火林之蔚炎柯冰津之擢陽草故大人
達觀任化昏曉出不極勞處不巢皓在儒亦儒在道亦
道運屈則紆其清暉時申則散其龍藻此蓋員動之用
舍非尋常之所寶也今三明互照二氣載宣玄教夕凝

朗風晨鮮道以才暢化隨理全故五典剋明於百揆虞
音齊響於五絃安期解褐於秀林漁父擺釣於長川如
斯則化無不融道無不延風澄於俗波清于川方將舞
黃虬於慶雲招儀鳳於靈山流玉醴乎華闥秀朱草於
庭前何有違理之患累真之嫌子徒知辯其說而未測
其源明朝菌不可踰晦朔蟪蛄無以觀大年固非管翰
之所述聊敬對以終篇累遷至光祿勳卒凡所著文筆
十五卷傳於世

李充

李充字弘度江夏人父矩江州刺史充少孤其父墓中

栢樹嘗爲盜賊所斫充手刃之由是知名善楷書妙參
鍾索世咸重之辟丞相王導掾轉記室參軍幼好刑名
之學深抑虛浮之士嘗著學箴稱老子云絕仁棄義家
復孝慈豈仁義之道絕然後孝慈乃生哉蓋患乎情仁
義者寡而利仁義者衆也道德喪而仁義彰仁義彰而
名利作禮教之弊直在茲也先王以道德之不行故以
仁義化之行仁義之不篤故以禮律檢之檢之彌繁而
僞亦愈廣老莊是乃明無爲之益塞爭欲之門夫極靈
智之妙總會通之和者莫尚乎聖人革一代之弘制垂
千載之遺風則非聖不立然則聖人之在世吐言則爲

訓辭莅事則爲物軌運通則與時隆理喪則與世弊矣
是以大爲之論以標其旨物必有宗事必有主寄責於
聖人而遺累乎陳迹也故化之以絕聖棄智鎮之以無
名之樸聖教救其末老莊明其本本末之塗殊而爲教
一也人之迷也其日久矣見形者衆及道者尠不覲干
仞之門而逐適物之迹逐迹逾篤離本逾遠遂使華端
與薄俗俱興妙緒與淳風並絕所以聖人長潛而迹未
嘗滅矣懼後進惑其如此將越禮棄學而希無爲之風
見義教之殺而不觀其隆矣略言所懷以補其闕引道
家之弘旨會世教之適當義不違本言不流放庶以祛

困蒙之蔽悟一往之惑乎其辭曰芒芒太初悠悠鴻荒
蚩蚩萬類與道兼忘聖迹未顯賢名不彰怡此鼓腹率
我猖狂資生既廣羣盜思通闇實師明匪予求蒙遺已
濟物而天下爲公大庭唱基義農宏贊六位時成離暉
大觀澤洽雨濡化流風散比屋同塵而人罔僭亂爰暨
中古哲王胥承質文代作禮統迭興事藉用以繁化因
阻而凝動非性擾靜豈神澄名之攸彰道之攸廢乃損
所隆乃崇所替刑作由於德衰三辟興乎叔世既敦既
誘乃矯乃厲敦亦既備矯亦既深彫琢生文抑揚成音
羣能騁技衆巧竭心野無陸馬山無散林風罔不動化

罔不移人之失德反正作奇乃放欲以越禮不知希競
之爲病違彼夷塗而遵此險徑狡兔陵岡游魚遁川至
蹟深妙大象幽玄棄餌收罝而責功蹄筌先統喪歸而
寄旨忘言政異徵辭拔本塞源遁迹永日尋響窮年刻
意離性而失其常然世有險夷運有通圯損益適時升
降惟理道不可以一日廢亦不可以一朝擬禮不可爲
千載制亦不可以當年止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
恥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力行猶懼不逮
希企邈以遠矣室有善言應在千里况乎行止復禮克
已風人司箴敬貽君子征北將軍褚裒又引爲參軍充

以家貧苦求外出哀將許之爲縣試問之充曰窮爰投
林豈暇擇木乃除剡縣令遭母憂服闋爲大著作郎于
時典籍混亂充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作四部甚有條
貫秘閣以爲永制累遷中書侍郎卒官充注尚書及周
易旨六篇釋莊論上下二篇詩賦表頌等雜文二百四
十首行於世子顥亦有文義多所述作郡舉孝廉充從
兄式以平隱著稱善楷隸中興初仕至侍郎

袁宏

袁宏字彥伯侍中猷之孫也父勗臨汝令宏有逸才文
章絕美曾爲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

業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
宏在舫中諷詠聲旣清會辭又藻拔遂駐聽久之遣問
焉答云是袁臨汝郎誦詩卽其詠史之作也尚傾率有
勝致卽迎升舟與之譚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尚
爲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引宏參其軍事累遷大司馬桓
溫府記室溫重其文筆專綜書記後爲東征賦賦末列
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彝時伏滔先在溫府又與
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溫知之甚忿而憚宏一時文
宗不欲令人顯問後游青山飲歸命宏同載衆爲之懼
行數里問宏云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

君宏答曰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既未遑啓不敢顯之耳溫疑不實乃曰君欲爲何辭宏卽答云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宣城之節信義爲允也溫泫然而止宏賦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嘗於曲室抽刃問宏曰家公勲跡如此君賦云何相忽宏窘急答曰我已盛述尊公何乃言無因曰精金百汰在割能斷功以濟時職思靜亂長沙之勲爲史所贊胡奴乃止後爲三國名臣頌曰夫百姓不能自牧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爲臣以佐之然則三五迭隆歷代承基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莫不宗匠陶鈞而羣才緝熙

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雖遭罹不同迹有優劣至於體分冥固道契不墜風美所扇訓革千載其揆一也故二八升而唐朝盛伊呂用而湯武寧三賢進而小白與五臣顯而重耳霸中古陵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爲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員者不以信哉率衆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蘧甯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之赴海袁世之中保持名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矣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賢於斯爲貴高祖

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
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夫時方顛沛則
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
弘道難患遭時難遭時匪難遇君難故有道無時孟子
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夫萬歲一期有生
之通塗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
能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考其
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文若懷獨
見之照而有救世之心論時則人方塗炭計能則莫出
魏武故委圖霸朝豫謀世事舉才不以標鑒故人亡而

後顯籌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亡身明順識亦
高矣董卓之亂神器遷逼公達慨然志在致命由斯而
譚故以大存名節至如身為漢隸而跡入魏幕源流趣
舍抑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
既明且哲名教有寄乎夫仁義不可不明則時宗舉其
致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攝其契相與弘道豈不遠哉
崔生高朗折而不撓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
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若乃一旦進璽君臣易位則
崔生所以不與魏氏所以不容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
以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玉摧於

前來哲攘袂於後豈天懷發中而名教束物者乎孔明
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治國以禮人無怨
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及其臨
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受之無懼色
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
矣公瑾卓爾逸志不羣總角斷主則索契於伯符晚節
曜奇則三分於赤壁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子布佐策致
延譽之美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神情所涉豈徒謬
而已哉然杜門不用登壇受譏夫一人之身所照未異
而用舍之間俄有不同況沉沉溝壑遇與不遇者乎夫

詩頌之作有自來矣或以吟詠情性或以紀德顯功雖
大指同歸所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
音爲世作範不可廢也復綴序所懷以爲之贊曰火德
旣微運纏大過洪飈扇海二溟揚波虬獸雖驚風雲未
和潛魚擇川高鳥候柯赫赫三雄並迴乾軸競收杞梓
爭採松竹鳳不及棲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停菊英
英文若靈鑒洞照應變知微頤奇賞要日月在躬隱之
彌曜文明映心鑽之愈妙滄海橫流玉石俱碎達人兼
善廢已存愛謀解時紛功濟宇內始救生靈終明風槩
公達潛朗思同著蔡運用無方動攝羣會爰初發迹邁

此顛沛神情玄定處之彌泰悒悒幕裏算無不經疊疊
通韻跡不暫停雖懷尺璧顧哂連城智能極物愚足全
生郎中溫雅器識純素貞而不諒通而能固恂恂德心
汪汪軌度志成弱冠道敷歲暮仁者必勇德亦有言雖
遇履尾神氣恬然行不修飾名跡無愆操不激切素風
愈鮮邈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疎朗牆岸高疑忠存軌
跡義形風色思樹芳蘭翦除荆棘人惡其上世不容哲
琅琅先生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震霜雪運極道消碎
此明月景山恢誕韻與道合形器不存方寸海納和而
不同通而不雜遇醉忘辭在醒貽答長文通雅義格終

始思載元首擬伊同恥人未知德懼若在己嘉謀肆庭
讜言盈耳玉生雖麗光不踰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邈
哉太初字量高雅器範自然標準無假全身曲直跡洿
必僞處死匪難理有則易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合徒
廣容身靡寄君親自然匪由名教愛敬旣同情禮兼到
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求仁不遠期在忠孝玄伯剛簡大
存名體志在高構增堂及陞端委獸門正言彌啓臨危
致命盡其心禮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器同生靈獨稟先
覺標榜風流遠明管樂初九龍盤雅志彌確百六道喪
干戈迭用苟非命世孰掃雰雰宗子思寧薄言解控釋

詩經卷九十一 列傳
三十一
褐中林鬱爲時棟士元弘長雅性內融崇善愛物觀始
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之振起清風綢繆哲
后無妄惟時夙夜匪懈義在緝熙三略旣陳霸業已基
公琰殖根不忘中正豈曰模擬實在雅性亦旣羈勒負
荷時命推賢恭已久而可敬公衡冲達秉志淵塞媚茲
一人臨難不惑疇昔不造假翮鄰國進能徽音退不失
德六合紛紜人心將變鳥擇高梧臣須顧眄公瑾英達
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一面桓桓魏武外託霸跡志
掩衡霍恃戰忘敵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
暫隔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王略威

夷吳魏同寶遂贊宏謨匡此霸道桓王之薨大業未純
把臂託孤惟賢與親輟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寔
由老臣才爲世生世亦須才得而能任貴在無猜昂昂
子敬拔跡草萊荷檐吐奇乃構雲臺子瑜都長體性純
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毅將命公庭退忘私位豈無鵲鴿
固慎名器伯言審審以道佐世出能勤公入亦獻替謀
寧社稷解紛挫銳正以招疑忠而獲戾元歎邈遠神和
形檢如彼白珪質無塵點立行以恒匡主以漸清不增
絜濁不加染仲翔高亮性不和物好是不羣折而不屈
屢摧逆鱗直道受黜歎過孫陽放同賈屈莘莘衆賢干

載一遇整轡高衢驤首天路仰揖玄流俯弘時務名節殊塗雅致同趣日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在躬用之不匱尚想遐風載揖載味後生擊節懦夫增氣從桓溫北征作北征賦皆其文之高者嘗與王恂伏滔同在溫坐溫令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傳於相傳云獲鱗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疚尼父之洞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於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耳今於天下之後移韻徙事然於寫送之致似爲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爲小勝溫曰卿思益之宏應聲答曰感不絕於余心慙

流風而獨寫珣誦味久之謂滔曰當今文章之美故當共推此生性彊正亮直雖被溫禮遇至於辯論每不阿屈故榮任不至與伏滔同在溫府府中呼爲袁伏宏心恥之每歎曰公之厚恩未優國士而與滔比肩何辱之甚謝安常賞其機對辯速後安爲揚州刺史宏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就左右取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時人歎其率而能要焉宏見漢時傅毅作顯宗頌辭甚典雅乃作頌九章頌簡文之德上之於孝武太元初卒於東陽時年

四十九撰後漢紀三十卷及竹林名士傳三卷詩賦誄表等雜文凡三百首傳於世三子長超子次成子次明子明子有父風最知名官至臨賀太守

伏滔

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也有才學少知名州舉秀才辟別駕皆不就大司馬桓温引爲參軍深加禮接每宴集之所必命滔同游從温伐袁真至壽陽以淮南屢叛著論二篇名曰正淮其上篇曰淮南者三代揚州之分也當春秋時吳楚陳蔡之與地戰國之末楚全有之而考烈王都焉秦并天下建立郡縣是爲九江劉項之際

號曰東楚爰自戰國至于晉之中興六百有餘年保淮南者九姓稱兵者十一人皆亡不旋踵禍溢於世而終莫戒焉其天時歟地勢歟人事歟何喪亂之若是也試商較而論之夫懸象著明而休徵表於列宿山河衿帶而地險彰於丘陵治亂推移而興亡見於人事由此而觀則兼也必矣昔妖星出於東南而弱楚以亡飛字橫於天漢而劉安誅絕近則火精晨見而王凌首謀長孳霄暎而母丘襲亂斯則表乎天時也彼壽陽者南引荆汝之利東連三吳之富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日西援陳許水陸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內保淮肥之固龍

泉之陂良疇萬頃舒六之貢利盡蠻越金石皮革之具萃焉苞木箭竹之族生焉山湖藪澤之隈水旱之所不害土產草滋之實荒年之所取給此則係乎地利者也其俗尚氣力而多勇悍其人習戰爭而貴詐僞豪右并兼之門十室而七藏甲挾劍之家比屋而發然而仁義之化不漸刑法之令不及所以屢多亡國也昔考烈以衰弱之楚屢遷其都外迫彊秦之威內邁陽申之禍逃死劫殺二世而滅黥布以三雄之選功成垓下淮陰旣囚梁越受戮嫌結震主之威慮生同體之禍遂謀圖全之計庶幾後亡之福衆潰於一戰身脂於漢斧劉長支

庶奄王大國承喪亂之餘御新化之俗無德而寵欲極禍發王安內懷先父之憾外眩姦臣之說招引賓客沉溺數術藉二世之資恃戈甲之盛屈彊江淮之上西向而圖宗國言未絕口身嗣俱滅李憲因亡新之餘袁術當衰漢之末負力幸亂遂生僭逆之計建號九江稱制下邑狼狽奔亡傾城受戮及至彥雲仲恭公休之徒或憑宿名或怙前功握兵准楚力制東夏屬當多難之世仍值廢興之會謀非所議相係禍敗祖約助逆身亡家族彼十亂者成乎人事者也然則侵弱昏迷以至絕滅亡楚當之恃彊畏逼遂謀叛亂黥布有焉二王邁逆寵

之之過也公路僭僞乘釁之盜也二將以圖功首難士少以驕矜樂禍本其所因考其成跡皆寵盛禍淫福過災生而制之不漸積之有由也其下篇曰昔高祖之誅黥布也撮三策之要馳赦過之書乘人主之威以除逆節之虜然猶決戰陳都暴尸橫野僅乃剋之害亦深矣長安之謀雖兵未交於山東禍未徧於天下而馳說之士與闔境之人幽囚誅放者亦已衆矣光武連兵於肥舒魏祖馳馬於蘄苦而廬九之間流溺兵去者十而七八焉夫王陵面縛得之於矜石仲恭接刃成之於後覺也而高祖以之宵征世宗以之發疾豈不勤哉文皇挾

萬乘之威杖伊周之權內舉京畿之衆外徵四海之銳雲合雨集推鋒以臨淮浦而誕欽晏然方嬰城自固憑軾以觀王師於是築長圍起笏櫓高壁連塹負戈擊柝以守之自夏及春而後始知亡焉然則屠城之禍其可極言乎約之出奔淮左爲墟悲夫信哉魯哀之言夫生乎深宮長於膏梁憂懼不切於身榮辱不交於前則其仁義之本淺矣奉以南面之尊藉以列城之富宅以制險之居養以衆彊之盛而無德以臨之無制以節之則厭溢樂禍之心生矣夫以昏主御姦臣利甲資堅城僞令行於封內邪惠結於人心乘間幸濟之說日交於側

猗詐錮咎之羣各馳於前見利如歸安在其不爲亂乎
況乘舊寵挾前功畏逼懼亡以謀圖身之舉者望其俛
首就羈不亦迺哉易稱履霜堅冰馴致之道蓋言漸也
嗚呼斯所以亂臣賊子亡國覆家累世而不絕者歟昔
先王之宰天下也選於有德訪之三吏正其分位明其
等級畫之封疆宣之政令上下有序無僭差之嫌四人
安業無并兼之國三載考陟功罪不得逃其跡九伐時
修刑賞無所謬其實令之有漸軌之有度寵之有節權
不外授威不下黷所以杜其萌際重其名器深根固本
傳之百世雖時有盛衰弱者無所懼其亡道有興廢疆

者不得資其弊夫如是將使天下垂從風穆然軌道慶自
一人惠流萬國安有向時之患哉壽陽平以功封聞喜
縣侯除永世令溫薨征西將軍桓豁引爲參軍領華容
令太元甲拜著作郎專掌國史領本州大中正孝武帝
嘗會於西堂滔豫坐還下車先呼子系之謂曰百歲高
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坐不此故未易得爲人作父如此
定何如也遷游擊將軍著作如故卒官子系之亦有文
才歷黃門郎侍郎侍中尚書光祿大夫武州三輔不
一鳥羅含異常類人口中因賦詩結之米丹曰鳥羅含
羅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也曾祖彥臨海太守父綏榮

陽太守舍幼孤爲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嘗晝臥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起驚說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自此後藻思日新弱冠州三辟不就舍父嘗宰新淦新淦人楊美後爲舍州將引舍爲主簿舍傲然不顧美招致不已辭不獲而就焉及美去職舍送之到縣新淦人以舍舊宰之子咸致賂遺舍難違而受之及歸悉封置而去由是遠近推服焉後爲郡功曹刺史庾亮以爲部江夏從事太守謝尚與舍爲方外之好乃稱曰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尋轉州主簿後桓溫臨州又補征西參軍溫嘗使舍詣尚有所檢劾舍至

不問郡事與尚累日酣飲而還溫問所劾事舍曰公謂尚何如人溫曰勝我也舍曰豈有勝公而行非邪故一無所問溫奇其意而不責焉轉州別駕以解舍誼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伐木爲材織葦爲席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溫嘗與寮屬讌會舍後至溫問衆坐曰此何如人或曰可謂荆楚之材溫曰此自江左之秀豈惟荆楚而已徵爲尚書郎溫雅重其才又表轉征西戶曹參軍俄遷宜都太守及溫封南郡公引爲郎中令尋徵正員郎累遷散騎常侍侍中仍轉廷尉長沙相年老致仕加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初舍在官舍有一百雀棲集

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以爲德行之感焉
年七十七卒所著文章行於世

顧愷之

顧愷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人也父悅之尚書左丞愷之
博學有才氣嘗爲箏賦成謂人曰吾賦之比嵇康琴不
賞者必以後出相遺深識者亦當以高奇見貴桓温引
爲大司馬參軍甚見親昵温薨後愷之拜温墓賦詩云
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憑重桓公乃爾
哭狀其可見乎答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愷
之好諧謔人多愛狎之後爲殷仲堪參軍亦深被眷接

仲堪在荊州愷之嘗因假還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
冢遭風大敗愷之與仲堪賤曰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
行人安穩布帆無恙還至荊州人問以會稽山川之狀
愷之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若雲興霞蔚桓
玄時與愷之同在仲堪坐共作了語愷之先曰火燒平
原無遺燎玄曰白布纏根樹旒旒仲堪曰投魚深泉放
飛鳥復作危語玄曰矛頭折米劍頭炊仲堪曰百歲老
翁攀枯枝有一參軍云盲人騎瞎馬臨深池仲堪眇目
驚曰此太逼人因罷愷之每食甘蔗恒自尾至本人或
怪之云漸入佳境尤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

爲有蒼生以來未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蚩本無闕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嘗悅一鄰女挑之弗從乃圖其形於壁以棘鍼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密去鍼而愈愷之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爲之圖恒云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每寫起人形妙絕於時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爲謝鯤象在石巖裏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圖殷仲堪仲堪有目病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爲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日豈不美乎仲堪乃從之愷之嘗以一厨

畫糊題其前寄桓玄皆其深所珍惜者玄乃發其厨後竊取畫而緘開如舊以還之給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愷之矜伐過實少年因相稱譽以爲戲弄又爲吟咏自謂得先賢風制或請其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義熙初爲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瞻每遙贊之愷之彌自力忘倦瞻將眠令人代已愷之不覺有異遂申旦而止尤信小術以爲求之必得桓玄嘗以一柳葉給之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

不見已愷之喜引葉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已

也甚以珍之初愷之在桓温府常云愷之體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年六十二卒於官所著文集及啓矇記行於世

郭澄之

郭澄之字仲靜太原陽曲人也少有才思機敏兼人調補尚書郎出爲南康相值盧循作逆流離僅得還都劉裕引爲相國參軍從裕北伐旣剋長安裕意更欲西伐集寮屬議之多不同次問澄之澄之不答西向誦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裕便意定謂澄之曰當與卿共登霸陵岸耳因還澄之位至裕相國從事中郎

封南豐侯卒於官所著文集行於世

史臣曰夫賞好生於情剛柔本於性情之所適發乎詠歌而感召無象風律殊製至於應貞宴射之文極形言之美華林羣藻罕或疇之子安幼標明敏少蓄清思懷天地之寥廓賦辭人之所遺特構新情豈常均之所企太冲含豪歷載以賦三都士安見而稱善平原覩而韜翰匪惟高步當年故以騰華終古鄒湛之持論棗據之緣情實南陽之人傑蓋潁川之時秀季雅摛屬適邁夙備成德稱爲泉岱之珍固其然矣彥伯未能混迹光塵而屈乎卑位釋時宏論亦足見其志耳季鷹縱誕一時

不邀名爵黃花之什濬發神府仲初之文風流可尚擢
秀士林陽都之美尤重時彥曹毗沉研秘籍跪足下寮
綺靡降神之歌朗暢對儒之論李充之學箴信清壯也
袁宏東征名臣之作抑潘陸之亞玄度學藝優瞻筆削
擅奇降帝問於西堂故其榮觀也君章耀湘中之寶挺
荆楚之材夢鳥發乎精誠豈獨日者之蛟鳳長康矜能
過實譚諧取容而才多逸氣故有三絕之目仲靜機思
通敏延譽清流德輿西伐之計取定於微指者矣

贊曰爰象垂法宮徵流音美哉羣彥揚蕤翰林俱諧振
玉各擅鏘金子安太冲適文綺爛袁庾充愷縟藻霞煥
架彼辭人共超清貫

晉書卷九十二

晉書卷九十二考證

袁宏傳端委獸門○獸門文選作師門注師門軍門也

晉書卷九十二考證

袁宏辭歸委耀門
趙門文
趙門軍門

晉書卷九十三

唐太宗文皇

帝御撰而

列傳第六十三

外戚

詳觀往誥逃聽前聞階緣外戚以致顯榮者其所由來
尙矣而多至禍敗鮮克令終者何哉豈不由祿以恩升
位非德舉識慙明忤材謝經通假椒房之寵靈總軍國
之樞要或威權震主或勢力傾朝居安而不慮危務進
而不知退驕奢旣至釁隙隨之者乎是以呂霍之家誅
夷於西漢梁鄧之族勦絕於東都其餘于紀亂常害時

蠹政者不可勝載至若樊靡卿之父子竇廣國之弟兄
陰興之守約戒奢史丹之掩惡揚善斯並后族之所美
者也由此觀之干時縱溢者必以凶終守道謙沖者永
保貞吉古人所謂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此非其效歟逮
于晉難始自宮掖楊駿藉武帝之寵私叨竊非據賈謐
乘惠皇之蒙昧成此厲階遂使悼后遇雲林之災愍懷
濫湖城之酷天人道盡喪亂弘多宗廟以之顛覆黎庶
於焉殄瘁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其此之謂也爰及
江左未改覆車庾亮世族羽儀王恭高門領袖旣而職
兼出納任切股肱孝伯竟以亡身元規幾於敗國豈不

哀哉若褚季野之畏避朝權王叔仁之固求出鎮用能
全身遠害有可稱焉賈充楊駿庾亮王獻之王恭等已
入列傳其餘卽叙其成敗以爲外戚篇云

羊琇

羊琇字稚舒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父耽官至太常兄
瑾尙書右僕射琇少舉郡計參鎮西鍾會軍事從平蜀
及會謀反琇正言苦諫還賜爵關內侯琇涉學有智算
少與武帝通門甚相親狎每接筵同席嘗謂帝曰若富
貴見用任領護各十年帝戲而許之初帝未立爲太子
而聲論不及弟攸文帝素意重攸恒有代宗之議琇密

爲武帝畫策甚有匡救又觀察文帝爲政損益揆度應所顧問之事皆令武帝默而識之其後文帝與武帝論當世之務及人間可否武帝答無不允由是儲位遂定及帝爲撫軍命琇參軍事帝卽王位後擢琇爲左衛將軍封甘露亭侯帝踐阼累遷中護軍加散騎常侍琇在職十三年典禁兵豫機密寵遇甚厚初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畢賀皆連榻而坐琇與裴楷後至曰杜元凱乃復以連榻而坐客邪遂不坐而去琇性豪侈費用無復齊限而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又喜遊讌以夜續晝中外五親無男女之別時人譏之然

黨慕勝已其所推奉便盡心無二窮窘之徒特能振恤選用多以得意者居先不盡銓次之理將士有冒官位者爲其致節不惜軀命然放恣犯法每爲有司所貸其後司隸校尉劉毅劾之應至重刑武帝以舊恩直免官而已尋以侯白衣領護軍頃之復職及齊王攸出鎮也琇以切諫忤旨左遷太僕旣失寵憤怨遂發病以疾篤求退拜特進加散騎常侍還第卒帝手詔曰琇與朕有先后之親少小之恩歷位外內忠允茂著不幸早薨朕甚悼之其追贈輔國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東園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布百疋諡曰威

王恹弟虔 三 愷

王恹字良夫文明皇后之弟也父肅魏蘭陵侯恹文義通博在朝忠正累遷河南尹建立二學崇明五經高令袁毅嘗餽以駿馬恹不受及毅敗受貨者皆被廢黜焉魏氏給公卿已下租牛客戶數各有差自後小人憚役多樂爲之貴勢之門動有百數又太原諸部亦以匈奴胡人爲田客多者數千武帝踐位詔禁募客恹明峻其防所部莫敢犯者咸寧四年卒贈車騎將軍恹弟虔愷虔字恭祖以功幹見稱累遷衛尉封安壽亭侯拜平東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徵爲光祿勳轉尙書卒子士

文嗣歷右衛將軍南中郎將鎮許昌爲劉聰所害

愷字君夫少有才力歷位清顯雖無細行有在公之稱以討楊駿勳封山都縣公邑千八百戶遷龍驤將軍領驍騎將軍加散騎常侍尋坐事免官起爲射聲校尉久之轉後將軍愷旣世族國戚性復豪侈用赤石脂泥壁石崇與愷將爲鳩毒之事司隸校尉傅祗劾之有司皆論正重罪詔特原之由是衆人僉畏愷故敢肆其意所欲之事無所顧憚焉及卒諡曰醜

楊文宗

楊文宗元武皇后父也其先事漢四世爲三公文宗爲

魏通事郎襲封務亭侯早卒以后父追贈車騎將軍諡曰穆

羊玄之

羊玄之惠皇后父尚書右僕射瑾之子也玄之初為尚書郎以后父拜光祿大夫特進散騎常侍更封興晉侯遷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進爵為公成都王穎之攻長沙王乂也以討玄之為名遂憂懼而卒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虞豫 子胤

虞豫元敬皇后父也少有美稱州郡禮辟並不就拜南

陽王文學早卒明帝即位追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平山縣侯子胤嗣

胤敬后弟也初拜散騎常侍遷步兵校尉太寧末追贈

豫官以胤襲侯爵轉右衛將軍與南頓王宗俱為明帝

所昵並典禁兵及帝不豫宗以陰謀發覺事連胤帝隱

忍不問徙胤為宗正卿加散騎常侍咸和二年宗伏誅

左遷胤為桂陽太守秩中二千石頻徙琅邪廬陵太守

咸康元年卒追贈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子洪襲爵同三

官以庾琛

庾琛字子美明穆皇后父也兄袞在孝友傳琛永嘉初

爲建威將軍過江爲會稽太守徵爲丞相軍諮祭酒卒
官以后父追贈左將軍妻母丘氏追封鄉君子亮陳先
志不受咸和中成帝又下詔追贈琛驃騎將軍儀同三
司亮又辭焉亮在列傳中二千石殿廷深淵刻太守
志不杜父亂爲宗王喚吐精謝常計刻一平宗爲精
杜父字弘理成恭皇后父鎮南將軍預孫尙書左丞錫
之子也性純和美容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見而目
之曰膚若凝脂眼如黥漆此神仙人也桓彝亦曰衛玠
神清杜父形清襲封當陽侯辟公府掾爲丹陽丞早卒
無男生后而父終妻裴氏婺居養后以禮自防甚有德

音咸康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穆封裴氏爲高安
鄉君邑五百戶至孝武帝時崇進爲廣德縣君裴氏壽
考百姓號曰杜姥初司徒蔡謨甚器重又嘗言於朝曰
恨諸君不見杜父也其爲名流所重如此

餘事褚裒

褚裒字季野康獻皇后父也祖碧有局量以幹用稱嘗
爲縣吏事有不合令欲鞭之碧曰物各有所施榱椽之
材不合以爲藩落也願明府垂察乃捨之家貧辭吏年
垂五十鎮南將軍羊祜與碧有舊言於武帝始被升用
官至安東將軍父洽武昌太守裒少有簡貴之風與京

兆杜又俱有盛名冠于中興譙國桓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謝安亦雅重之恒云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初辟西陽王掾吳王文學蘇峻之構逆也車騎將軍郗鑒以裒爲參軍峻平以功封都鄉亭侯稍遷司徒從事中郎除給事黃門侍郎康帝爲琅邪王時將納妃妙選素望詔娉裒女爲妃於是出爲豫章太守及康帝卽位徵拜侍中遷尙書以后父苦求外出除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半洲在官清約雖居方伯恒使私童樵採頃之徵爲衛將軍領中書令裒以中書銓管詔命不宜以姻戚居之

固讓詔以爲左將軍兗州刺史都督兗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假節鎮金城又領琅邪內史初裒總角詣庾亮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駭然亮曰有不祥乎璞曰此非人臣卦不知此年少何以乃表斯祥二十年外吾言方驗及此二十九年而康獻皇太后臨朝有司以裒皇太后父議加不臣之禮拜侍中衛將軍錄尙書事持節都督刺史如故裒以近戚懼獲譏嫌上疏固請居藩曰臣以虛鄙才不用過蒙國恩累忝非據無勞受寵負愧實深豈可復加殊特之命顯號重疊臣有何勲可以克堪何顏可以冒進委身聖世豈復遺力實懼顛墜所誤

者大今王畧未振萬幾至殷陛下宜委誠宰輔一遵先帝任賢之道虛已受成坦平心於天下無宜內示私親之舉朝野失望所損豈少於是改授都督徐克青揚州之晉陵吳國諸軍事衛將軍徐克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永和初復徵哀將以爲揚州錄尚書事吏部尚書劉遐說哀曰會稽王令德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哀長史王胡之亦勸焉於是固辭歸藩朝野咸歎服之進號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辭開府哀又以政道在於得才宜委賢任能升敬舊齒乃薦前光祿大夫顧和侍中殷浩疏奏卽以和爲尚書令浩爲揚州刺

史及石季龍死哀上表請伐之卽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哀事任貴重不宜深入可先遣偏師哀重陳前所遣前鋒督護王頤之等徑造彭城示以威信後遣督護麋嶷進軍下邳賊卽奔潰嶷率所領據其城池今宜速發以成聲勢於是除征討大都督青揚徐克豫五州諸軍事哀率衆三萬徑進彭城河朔士庶歸降者日以千計哀撫納之甚得其歡心先遣督護徐龕伐沛獲僞相支重郡中二千餘人歸降魯郡山有五百餘家亦建義請援哀遣龕領銳卒三千迎之龕違哀節度軍次代陂爲石遵將李菟所敗死傷大半龕執節不撓爲賊所害

哀以春秋責帥授任失所威畧虧損上疏自貶以征北將軍行事求留鎮廣陵詔以偏帥之責不應引咎逋寇未殄方鎮任重不宜貶降使還鎮京口解征討都督時石季龍新死其國大亂遺戶二十萬口渡河將歸順乞師救援會哀已旋威勢不接莫能自拔皆爲慕容皝及苻健之衆所掠死亡咸盡哀以遠圖不就憂慨發病及至京口聞哭聲甚衆哀問何哭之多左右曰代陂之役也哀益慚恨永和五年卒年四十七遠近嗟悼吏士哀慕之贈侍中太傅本官如故諡曰元穆子歆字幼安以學行知名歷散騎常侍祕書監

何準

何準字幼道穆章皇后父也高尚寡欲弱冠知名州府交辟並不就兄充爲驃騎將軍勸其令仕準曰第五之名何減驃騎準兄弟中第五故有此言充居宰輔之重權傾一時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人事唯誦佛經修營塔廟而已徵拜散騎郎不起年四十七卒升平元年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封晉興縣侯子暎以父素行高絜表讓不受三子放暎澄放繼充暎官至南康太守早卒暎子元度西陽太守次叔度太常卿尚書澄字季玄起家祕書郎轉丞清正有器望累遷祕書監太常中護軍孝武

帝深愛之以爲冠軍將軍吳國內史太元末琅琊王出居外第妙選師傅徵拜尙書領琅琊王師安帝卽位遷尙書左僕射典選王師如故時澄脚疾固讓特聽不朝坐家視事又領本州大中正及桓玄執政以疾奏免卒于家安帝反正追贈金紫光祿大夫長子籍早卒次子融元熙中爲大司農

王濛子脩

王濛字仲祖哀靖皇后父也曾祖黯歷位尙書祖佑北軍中候父訥新淦令濛少時放縱不羈不爲鄉曲所齒晚節始克已勵行有風流美譽虛已應物恕而後行莫

不敬愛焉事諸母甚謹奉祿資產常推厚居薄喜慍不形於色不修小絜而以清約見稱善隸書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嫗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爲達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惔方苟奉倩濛比袁曜卿凡稱風流者舉濛惔爲宗焉司徒王導辟爲掾導復引匡術弟孝濛致賤於導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杖德義以尹天下方將澄清彝倫崇重名器夫軍國殊用文武異容豈可令涇渭混流虧清穆之風以允答具瞻儀刑海

內導不答後出補長山令復爲司徒左西屬濛以此職有譴則應受杖固辭詔爲停罰猶不就徙中書郎簡文帝之爲會稽王也嘗與孫綽商畧諸風流人綽言曰劉惔清蔚簡令王濛溫潤恬和桓溫高爽邁出謝尚清易令達而濛性和暢能言理辭簡而有會及簡文帝輔政益貴幸之與劉惔號爲入室之賓轉司徒左長史晚求爲東陽不許及濛病乃恨不用之濛聞之曰人言會稽王癡竟癡也疾漸篤於燈下轉塵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年三十九卒臨殯劉惔以犀杷塵尾置棺中因慟絕久之謝安亦常稱美濛云王長史語甚不

多可謂有令音二子脩蘊

脩字敬仁小字荀子明秀有美稱善隸書號曰流奕清舉年十二作賢全論濛以示劉惔曰敬仁此論便足以叅微言起家著作郎琅琊王文學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年二十四臨終歎曰無愧古人年與之齊矣

王遐

王遐字桓子簡順皇后父驃騎將軍述之從叔也少以華族仕至光祿勳寧康初追贈特進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諡曰靖長子恪領軍將軍恪子欣之豫章太守秩中二千石欣之弟歡之廣州刺史遐少子臻崇德衛尉

王蘊

王蘊字叔仁孝武定皇后父司徒左長史濛之子也起家佐著作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性平和不抑寒素每一官缺求者十輩蘊無所是非時簡文帝爲會稽王輔政蘊輒連狀白之曰某人有一地某人有一才務存進達各隨其方故不得者無怨焉補吳興太守甚有德政屬郡荒人飢輒開倉贍卹主簿執諫請先列表上待報蘊曰今百姓嗷然路有饑饉若表上須報何以救將死之命乎專輒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義而敗無所恨也於是大振貸之賴蘊全者十七八焉朝廷以違科免蘊官士庶

詣闕訟之詔特左降晉陵太守復有惠化百姓歌之定后立以后父遷光祿大夫領五兵尚書本州大中正封建昌縣侯蘊以恩澤賜爵非三代令典固辭不受朝廷敦勸終不肯拜乃授都督京口諸軍事左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復固讓謝安謂蘊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遇宜依褚公故事但令在貴權於事不事耳可暫臨此任以紓國姻之重於是乃受命鎮于京口頃之徵拜尚書左僕射將軍如故遷丹陽尹卽本軍號加散騎常侍蘊以姻戚不欲在內苦求外出復以爲都督浙江東五郡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常侍如故蘊素嗜

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略少醒日然猶以和簡為百姓所悅時王悅來拜墓蘊子恭往省之素相善遂留十餘日方還蘊問其故恭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蘊曰恐阿大非爾之友阿大悅小字也後竟乖初好時以為知人太元九年卒年五十五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長子華早卒次恭在列傳恭弟爽字季明彊正有志力歷給事黃門侍郎侍中孝武帝崩王國寶夜欲開門入為遺詔爽距之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乃止爽嘗與會稽王道子飲道子醉呼爽為小子爽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為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

三宮何小子之有及國寶執權免爽官後兄恭再起事並以爽為寧朔將軍參預軍事恭敗被誅

褚爽

褚爽字弘茂小字期生恭思皇后父也祖哀父歆爽少有令稱謝安甚重之嘗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矣為義興太守早卒以后父追贈金紫光祿大夫爽子秀之炎之喻之義熙中並歷大官史臣曰羊琇託肺腑之親處多聞之益遭逢潛躍之際預參經始之謀故得繼綫恩私便蕃任遇憑寵靈而逞慾恃勢位而驕陵屢犯憲章頻干國紀幸逢寬政得免

刑書王愷地卽渭陽家承世祿曾弗聞於恭儉但崇縱
 於奢滌競爽於季倫爭先於武子旣塵清論有數玉猷
 雖復議行易名未足懲惡勸善弘理儀形外朗季野神
 鑒內融仲祖溫潤風流幼道清虛寡慾皆擅名江表見
 重當時豈惟后族之英華抑亦縉紳之令望者也子泰
 贊曰託屬丹掖承輝紫宸地旣權寵任惟執鈞約乃寡
 失驕則陵人覆車遺戒諒足書紳

晉書卷九十三

晉書卷九十四

唐登太宗文皇帝御撰

其列傳第六十

若夫穹昊垂景少微以纏其次文繫探幽貞遯以成其
 象故有避於言色其道聞乎孔公驕乎富貴厥義詳於
 孫子是以處柔伊存有生之恒性在盈斯害惟神之常
 道古先智士體其若茲介焉超俗浩然養素藏聲江海
 之上卷迹囂氛之表漱流而激其清寢巢而韜其耀良
 畫以符其志絕機以虛其心玉輝冰潔川渟嶽峙修至

樂之道固無疆之休長往邈而不追安排宵而無悶修身自保悔吝弗生詩人考槃之歌抑在茲矣至於體天作制之后訟息刑清之時尚乃側席幽貞以康神化徵聘之禮賁於巖穴玉帛之贄委於室衡故月令曰季春之月聘名士禮賢者斯之謂歟自典午運開旁求隱逸譙元彥之杜絕人事江思悛之嘯詠林藪峻其貞白之軌成其出塵之迹雖不應其嘉招亦足激其貪競今美其高尚之德綴集于篇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居

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旣出便大笑時時游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者一無所受辭去皆捨棄嘗往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亦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旣見與語亦不應稽康又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

無求平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仍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
今愧孫登或謂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
竟不知所終

董京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也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
被髮而行逍遙吟詠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得殘碎繪
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絛則不肯受或見推排罵辱曾無
怒色孫楚時爲著作郎數就社中與語遂載與俱歸京
不肯坐楚乃貽之書勸以今堯舜之世胡爲懷道迷邦
京答之以詩曰周道數兮頌聲沒夏政衰兮五常汨便

便君子顧望而逝洋洋乎滿目而作者七豈不樂天地
之化也哀哉乎時之不可與對之以獨處無娛我以爲
歡清流可飲至道可食何爲棲棲自使疲單魚懸獸檻
鄙夫知之夫古之至人藏器於靈緼袍不能令暖軒冕
不能令榮動如川之流靜如川之渟鸚鵡能言泗濱浮
磬衆人所翫豈合物情玄鳥紆幙而不被害鳴隼遠巢
咸以欲死眄彼梁魚逡巡倒尾沉吟不決忽焉失水嗟
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
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闕我輦頽而去萬物皆賤惟人
爲貴動以九州爲狹靜以環堵爲大後數年遁去莫知

所之於其所寢處惟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其一曰乾道剛簡坤體敦密茫茫太素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目孰知其實逝將去此至虛歸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時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真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於兄弟每採梠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蠅蠖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謂之曰卿清亮質直可作郡綱紀與府朝接自當顯至如何甘辛苦於山林畢性命於海濱也統淳然作色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使統屬太

夏統

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同汗共泥若汗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四匝顏如渥丹心熱如炭舌縮口張兩耳壁塞也言者大慙統自此遂不與宗族相見會母疾統侍醫藥宗親因得見之其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莊服甚麗善歌儻又能隱形匿影甲夜之初撞鐘擊鼓間以絲竹丹珠乃拔刀破舌吞刀吐火雲霧杳冥流光電發統諸從兄弟欲往觀之難統於是共給之曰從父間疾病得瘳大小以爲喜慶欲因其祭祀並往賀之卿可俱

行乎統從之入門忽見丹珠在中庭輕步徊舞靈談鬼
笑飛觸挑拌酬酢翩翩統驚愕而走不由門破藩直出
歸責諸人曰昔淫亂之俗興衛文公爲之悲惋蝶螻之
氣見君子尚不敢指季桓納齊女仲尼載馳而退子路
見夏南憤恚而忼愾吾常恨不得頓叔向之頭陷華父
之眼柰何諸君迎此妖物夜與遊戲放傲逸之情縱奢
淫之行亂男女之禮破貞高之節何也遂隱牀上被髮
而臥不復言衆親蹶蹶卽退遣丹珠各各分散後其母
病篤乃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已下並至浮
橋士女駢填車服燭路統時在船中曝所市藥諸貴人

車乘來者如雲統並不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統初
不應重問乃徐答曰會稽夏仲御也充使問其土地風
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
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又問卿居海濱頗能隨水戲乎答
曰可統乃操柂正櫓折旋中流初作鯢鯢躍後作鮪鯉
引飛鷁首掇獸尾奮長梢而船直逝者三焉於是風波
振駭雲霧杳冥俄而白魚跳入船者有八九觀者皆悚
遽充心尤異之乃更就船與語其應如響欲使之仕卽
俛而不答充又謂曰昔堯亦歌舜亦歌子與人歌而善
必反而後和之明先聖前哲無不盡歌卿頗能作卿士

地間曲乎統曰先公惟寓稽山朝會萬國授化鄙邦崩
殂而葬恩澤雲布聖化猶存百姓感詠遂作慕歌又孝
女曹娥年甫十四貞順之德過越梁宋其父墮江不得
尸娥仰天哀號中流悲歎便投水而死父子喪尸後乃
俱出國人哀其孝義爲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諫吳王言
不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爲作小海唱今欲歌
之衆人僉曰善統於是以足叩船引聲喉轉清激慷慨
大風應至含水嗽天雲雨響集叱咤謹呼雷電晝冥集
氣長嘯沙塵烟起王公已下皆恐止之乃已諸人顧相
謂曰若不游洛水安見是人聽慕歌之聲便髣髴見大

禹之容聞河女之音不覺涕淚交流卽謂伯姬高行在
目前也聆小海之唱謂子胥屈平立吾左右矣充欲耀
以文武鹵簿覲其來觀因而謝之遂命建朱旗舉幡校
分羽騎爲隊軍伍肅然須臾鼓吹亂作胡葭長鳴車乘
紛錯縱橫馳道又使妓女之徒服袿襦炫金翠繞其船
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等各散曰此吳兒是木
人石心也統歸會稽竟不知所終

朱冲

朱冲字巨容南安人也少有至行閑靜寡欲好學而貧
常以耕藝爲事鄰人失犢認冲犢以歸後得犢於林下

大慙以犢還冲冲竟不受有牛犯其禾稼冲屢持芻送牛而無恨色主愧之乃不復爲暴咸寧四年詔補博士冲稱疾不應尋又詔曰東宮官屬亦宜得履蹈至行敦悅典籍者其以冲爲太子右庶子冲每聞徵書至輒逃入深山時人以爲梁管之流冲居近夷俗羗戎奉之若君冲亦以禮讓爲訓邑里化之路不拾遺村無凶人毒蟲猛獸皆不爲害卒以壽終

范粲

范粲字承明陳留外黃人漢萊蕪長丹之孫也粲高亮貞正有丹風而博涉強記學皆可師遠近請益者甚衆

性不矜莊而見之皆肅如也魏時州府交辟皆無所就久之乃應命爲治中轉別駕辟太尉掾尚書郎出爲征西司馬所歷職皆有聲稱及宣帝輔政遷武威太守到郡選良吏立學校勸農桑是時戎夷頗侵疆場粲明設防備敵不敢犯西域流通無烽燧之警又郡壤富實珍玩充積粲檢制之息其華侈以母老罷官郡旣接近寇戎粲以重鎮輒去職朝廷尤之左遷樂涓令頃之轉太宰從事中郎遭母憂以至孝稱服闋復爲太宰中郎齊王芳被廢遷于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慟左右時景帝輔政召羣官會議粲又不到朝廷以其時望優容之粲

又稱疾闔門不出於是特詔爲侍中持節使于雍州祭
因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恒侍左右至有
婚宦大事輒密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
妻子以此知其旨武帝踐阼泰始中祭同郡孫和時爲
太子中庶子表薦祭稱其操行高絜久嬰疾病可使郡
縣輿致京師加以聖恩賜其醫藥若遂瘳除必有益於
政乃詔郡縣給醫藥又以二千石祿養病歲以爲常加
賜帛百匹子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詔不許以太康六
年卒時年八十四不言三十六載終於所寢之車長子
喬

喬字伯孫年二歲時祖馨臨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
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執硯涕
泣九歲請學在同輩之中言無媿辭弱冠受業於樂安
蔣國明濟陰劉公榮有知人之鑒見喬深相器重友人
劉彥秋夙有聲譽嘗謂人曰范伯孫體應純和理思周
密吾每欲錯其一事而終不能光祿大夫李銓嘗論楊
雄才學優於劉向喬以爲向定一代之書正羣籍之篇
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楊優劣論文多不載喬好
學不倦父祭陽狂不言喬與二弟並棄學業絕人事侍
疾家庭至祭沒足不出邑里司隸校尉劉毅嘗抗論於

朝廷曰使范武威疾若不篤其爲伯夷叔齊復存於今如其疾篤益是聖主所宜哀矜其子久侍父疾名德著茂不加敘用深爲朝廷惜遺賢之譏也元康中詔求廉讓冲退履道寒素者不計資以叅選敘尚書郎王琨乃薦喬曰喬稟德真粹立操高絜儒學精深含章內奧安貧樂道棲志窮巷簞瓢詠業長而彌堅誠當今之寒素著厲俗之清彥時張華領司徒天下所舉凡十七人於喬特發優論又吏部郎郗隆亦思求海內幽遯之士喬供養衡門至于白首於是除樂安令辭疾不拜喬凡一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一無所就

初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陽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往喻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何以愧爲其通物善導皆此類也外黃令高頽歎曰諸士大夫未有不及私者而范伯孫恂恂率道名諱未嘗經於官曹士之貴異於今而見大道廢而有仁義信矣其行身不穢爲物所歎服如此以元康八年卒年七十八

書介魯勝

魯勝字叔時代郡人也少有才操爲佐著作郎元康初遷建康令到官著正天論云以冬至之後立晷測影準度日月星辰按日月裁徑百里無千里星十里不百里

漢書卷九十四 列傳 九
遂表上求下羣公卿士考論若臣言合理當得改先代之失而正天地之紀如無據驗甘卽刑戮以彰虛妄之罪事遂不報嘗歲日望氣知將來多故便稱疾去官中書令張華遣子勸其更仕再徵博士舉中書郎皆不就其著述爲世所稱遭亂遺失惟注墨辯存其敘曰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辭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名必有形察形莫如別色故有堅白之

辯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辯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兩可同而有異異而有同是之謂辯同異至同無不同至異無不異是謂辯同辯異同異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汙隆名之至也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莫復傳習於今五百餘歲遂亡絕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雜集爲刑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其或與微繼絕者亦有樂乎此也

董養董養

乾隆四年校刊

晉書卷九十四

列傳

九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也泰始初到洛下不干祿求榮及楊后廢養因游太學升堂歎曰建斯堂也將何爲乎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於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爲王法所不容也柰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夫人之理旣滅大亂作矣因著無化論以非之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鵝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卽此地也今有二鵝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檐入蜀莫知所終

晉書霍原

霍原字休明燕國廣陽人也少有志力叔父坐法當死原入獄訟之楚毒備加終免叔父年十八觀太學行禮因留習之貴游子弟聞而重之欲與相見以其名微不欲畫往乃夜共造焉父友同郡劉岱將舉之未果而病篤臨終勅其子沉曰霍原慕道清虛方成奇器汝後必薦之後歸鄉里高陽許猛素服其名會爲幽州刺史將詣之主簿當車諫不可出界猛歎恨而止原山居積年門徒百數燕王月致羊酒及劉沉爲國太中正元康中進原爲二品司徒不過沉乃上表理之詔下司徒叅論

中書監張華令陳準奏為上品詔可元康末原與王褒等俱以賢良徵累下州郡以禮發遣皆不到後王浚稱制謀僭使人問之原不答浚心銜之又有遼東囚徒三百餘人依山為賊意欲劫原為主事亦未行時有謠曰天子在何許近在豆田中浚以豆為霍收原斬之懸其首諸生悲哭夜竊尸共埋殯之遠近駭愕莫不寃痛之

因留郭琦責執于中

郭琦字公偉太原晉陽人也少方直有雅量博學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傳注穀梁京氏易百卷鄉人王游等皆就琦學武帝欲以琦為佐著作郎問琦族人尚書郭

彰彰素疾琦答云不識帝曰若如卿言烏丸家兒能事卿即堪為郎矣遂決意用之及趙王倫篡位又欲用琦琦曰我已為武帝吏不容復為今世吏終身處於家

伍朝

伍朝字世明武陵漢壽人也少有雅操閑居樂道不修世事性好學以博士徵不就刺史劉弘薦朝為零陵太守主者以非選例不聽尚書郎胡濟奏曰臣以為當今資喪亂之餘運承百王之遺弊進趨者乘國故以僥倖守道者懷蘊匱以終身故令敦褒之化虧退讓之風薄按朝游心物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志道日新年過耳

順而所尚無虧誠江南之奇才丘園之逸老也不加飾
進何以勸善且白衣爲郡前漢有舊宜聽光顯以獎風
尚奏可而朝不就終于家

魯褒

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也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之
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以
刺之其略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內則其方外則其
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
不患耗折難折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爲世神寶親
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冒無翼而飛

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
者居後處前者爲君長在後者爲臣僕君長者豐衍而
有餘臣僕者窮竭而不足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熒獨錢
之爲言泉也無遠不往無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
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
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昔呂公欣悅於空版漢祖
克之於贏一文君解布裳而被錦繡相如乘高蓋而解
犢鼻官尊名顯皆錢所致空版至虛而況有實贏一雖
少以致親密由此論之謂爲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
排金門而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

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讐非錢不解令問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途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己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輳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故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仕無中人不歸田雖有中入而無家兄不異藏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行蓋疾時者共傳其文褒不仕莫知其所終

汜騰

汜騰字無忌敦煌人也舉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太守張閔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歎曰

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之爲府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固辭病兩月餘而卒

任旭

任旭字次龍臨海章安人也父訪吳南海太守旭幼孤弱兒童時勤於學及長立操清修不染流俗鄉曲推而愛之郡將蔣秀嘉其名請爲功曹秀居官貪穢每不奉法旭正色苦諫秀既不納旭謝去閉門講習養志而已久之秀坐事被收旭狼狽營送秀慨然歎曰任功曹真人也吾違其讜言以至於此復何言哉尋察孝廉除郎

中州郡仍舉爲郡中正固辭歸家永康初惠帝博求清節雋異之士太守仇馥薦旭清貞絜素學識通博詔下州郡以禮發遣旭以朝廷多故志尚隱遯辭疾不行尋天下大亂陳敏作逆江東名豪並見羈繫惟旭與賀循守死不廻敏卒不能屈元帝初鎮江東聞其名召爲叅軍手書與旭欲使必到旭固辭以疾後帝進位鎮東大將軍復召之及爲左丞相辟爲祭酒並不就中興建公車徵會遭母憂于時司空王導啓立學校選天下明經之士旭與會稽虞喜俱以隱學被召事未行會有王敦之難尋而帝崩事遂寢明帝卽位又徵拜給事中旭稱

疾篤經年不到尚書以稽留除名僕射荀崧議以爲不可太寧末明帝復下詔備禮徵旭始下而帝崩咸和二年卒太守馮懷上疏謂宜贈九列值蘇峻作亂事竟不行子琚位至太宗正終于家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遯年十三每游山林彌旬忘反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游名山歷華陰之崖以觀石室之石函洛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滌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樹苦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時猛獸爲暴入屋害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

無患害恒著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貿鹽以自供人或酬下價者亦卽與之後人識文不復賤酬食有餘穀輒恤窮匱人有致遺取其麤者示不逆而已有猛獸殺大麕鹿於菴側文以語人人取賣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自當賣之所以相語正以不須故也聞者皆嗟嘆之嘗有猛獸忽張口向文文視其口中有橫骨乃以手探去之猛獸明旦致一鹿於其室前獵者時往寄宿文夜爲擔水而無勦色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而攜與俱歸颺以文山行或須皮衣贈以韋袴褶一具文不納辭歸山中颺追遣使者置衣

室中而去文亦無言韋衣乃至爛于戶內竟不服用王導聞其名遣人迎之文不肯就船車荷擔徒行旣至導置之西園園中果木成林又有鳥獸麋鹿因以居文焉於是朝士咸共觀之文頽然踣踞傍若無人温嶠嘗問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是以來也又問曰饑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思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則爲鳥鳥所食顧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爲螻蟻所食復何異乎又問曰猛獸害人人之所畏而先生獨不畏邪文曰

人無害獸之心則獸亦不害人又問曰苟世不寧身不
得安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
世導嘗衆賓共集絲竹並奏試使呼之文瞪眸不轉跨
躡華堂如行林野于時坐者咸有鉤深味遠之言文常
稱不達來語天機鏗宏莫有闕其門者温嶠嘗稱曰文
有賢人之性而無賢人之才柳下梁躋之亞乎永昌中
大疫文病亦殆王導遺藥文曰命在天不在藥也天壽
長短時也居導園七年未嘗出入一旦忽求還山導不
聽後逃歸臨安結廬舍於山中臨安令萬寵迎至縣中
及蘇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獨全人皆異之以爲知機自

後不復語但舉手指麾以宣其意病甚求還山欲枕石
安尸不令人殯葬寵不聽不食二十餘日亦不瘦寵問
曰先生復可得幾日文三舉手果以十五日終寵葬之
於所居之處而祭哭之葛洪庾闡並爲作傳贊頌其美
云
又載龔壯又不解壯曰壯之志也
龔壯字子璋巴西人也絜已自守與鄉人譙秀齊名父
叔爲李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讐及李壽
戍漢中與李期有嫌期特孫也壯欲假壽以報乃說壽
曰節下若能并有西土稱藩於晉人必樂從且捨小就

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壽然之遂率衆討期果剋之
壽猶襲僞號欲官之壯誓不仕賂遺一無所取會天久
雨百姓饑墊壯上書說壽以歸順允天心應人望永爲
國藩福流子孫壽省書內愧祕而不宣乃遣使入胡壯
又諫之壽又不納壯謂百行之本莫大忠孝旣假壽殺
期私仇以雪又欲使其歸朝以明臣節壽旣不從壯遂
稱聾又云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成都惟研考經典譚
思文章至李勢時卒初壯每歎中夏多經學而巴蜀鄙
陋兼遭李氏之難無復學徒乃著邁德論文多不載
孟不孟陋

孟陋字少孤武昌人也吳司空宗之曾孫也兄嘉桓温
征西長史陋少而貞立清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
娛口不及世事未曾交游時或弋釣孤興獨歸雖家人
亦不知其所之也喪母毀瘠殆於滅性不飲酒食肉十
有餘年親族迭謂之曰少孤誰無父母誰有父母聖人
制禮令賢者俯就不肖企及若使毀性無嗣更爲不孝
也陋感此言然後從吉由是名著海內簡文帝輔政命
爲叅軍稱疾不起桓温躬往造焉或謂温曰孟陋高行
學爲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温歎曰會稽王尚不能
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

此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相王之命非敢爲高也由是名稱益重博學多通長於三禮註論語行於世卒以壽終

韓績

韓績字興齊廣陵人也其先避亂居于吳之嘉興父建仕吳至大鴻臚績少好文學以潛退爲操布衣蔬食不交當世由是東土並宗敬焉司徒王導聞其名辟以爲掾不就咸康末會稽內史孔愉上疏薦之詔以安車束帛徵之尚書令諸葛恢奏績名望猶輕未宜備禮於是召拜博士稱老病不起卒於家于時高密劉鮪字長魚

城陽邴郁字弘文並有高名鮪幼不慕俗長而希古篤學厲行化流邦邑郁魏徵士原之曾孫少有原風敕身謹絜口不妄說耳不妄聽端拱恂恂舉動有禮咸康中成帝博求異行之士鮪郁並被公卿薦舉於是依績及翟湯等例以博士徵之郁辭以疾鮪隨使者到京師自陳年老不拜各以壽終

譙秀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也祖周以儒學著稱顯名蜀朝秀少而靜默不交於世知天下將亂預絕人事雖內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及李雄據蜀

略略有巴西雄叔父驤驤子壽皆慕秀名具束帛安車徵之皆不應常冠皮弁弊衣躬耕山藪龔壯常歎服焉桓温滅蜀上疏薦之朝廷以秀年在篤老兼道遠故不徵遣使勅所在四時存問尋而范賁蕭敬相繼作亂秀避難宕渠鄉里宗族依憑之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衆人欲代之負擔秀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氣力猶足自堪豈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年九十餘卒

翟湯

翟湯字道深尋陽人篤行純素仁讓廉絜不屑世事耕而後食人有餽贈雖釜庾一無所受永嘉末寇害相繼

聞湯名德皆不敢犯鄉人賴之司徒王導辟不就隱于縣界南山始安太守干寶與湯通家遣船餉之勅吏云翟公廉讓卿致書訖便委船還湯無人反致乃貨易絹物因寄還寶寶本以爲惠而更煩之益愧歎焉咸康中征西大將軍庾亮上疏薦之成帝徵爲國子博士湯不起建元初安西將軍庾翼北征石季龍大發僮客以充戎役勅有司特蠲湯所調湯悉推僕使委之鄉吏吏奉旨量無所受湯依所調限放免其僕使令編戶爲百姓康帝復以散騎常侍徵湯固辭老疾不至年七十三卒於家字脈村少以孝文著名

子莊字祖休少以孝友著名遵湯之操不交人物耕而後食語不及俗惟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共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鈎豈我哉時人以為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篔簹門歆菽飲水州府禮命及公車徵並不就年五十六卒子矯亦有高操屢辭辟命矯子法賜孝武帝以散騎郎徵亦不至世有隱行云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伯父訥廣州刺史父察安城太守

守翻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及賢良之舉家于臨川不交世事惟以漁釣射獵為娛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稻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遂不受嘗以車獵去家百餘里道中途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其漁獵所得或從買者便與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由是士庶咸敬貴焉與翟湯俱為庾亮所薦公車博士徵不就咸康末乘小船暫歸武昌省墳墓安西將軍庾翼以帝舅之重躬往造翻欲強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彊逼翼又以其船小狹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

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嘗墜
刀於水路人有爲取者因與之路人不取固辭翻曰爾
向不取我豈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爲天地鬼神所
責矣翻知其終不受復沈刀於水路人悵焉乃復沉沒
取之翻於是不逆其意乃以十倍刀價與之其廉不受
惠皆此類也卒于家

合編 辛謐

辛謐字叔重隴西狄道人也父怡幽州刺史世稱冠族
謐少有志尚博學善屬文工草隸書爲時楷法性恬靜
不妄交游召拜太子舍人諸王文學累徵不起永嘉末

以謐兼散騎常侍慰撫關中謐以洛陽將敗故應之及
長安陷沒于劉聰聰拜太中大夫固辭不受又歷石勒
季龍之世並不應辟命雖處喪亂之中頽然高邁視榮
利蔑如也及冉閔僭號復備禮徵爲太常謐遺閔書曰
昔許由辭堯以天下讓之全其清高之節伯夷去國子
推逃賞皆顯史牒傳之無窮此往而不反者也然賢人
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於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
妙豈有識之者邪是故不嬰於禍難者非爲避之但冥
心至趣而與吉會耳謐聞物極則變冬夏是也致高則
危累棊是也君王功以成矣而久處之非所以顧萬全

遠危亡之禍也宜因茲大捷歸身本朝必有許由伯夷之廉享松喬之壽永爲世輔豈不美哉因不食而卒

劉麟之

劉麟之字子驥南陽人光祿大夫耽之族也麟之少尚質素虛退寡欲不修儀操人莫之知好游山澤志存遯逸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困一困閉一困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困中皆仙靈方藥諸雜物麟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車騎將軍桓冲聞其名請爲長史麟之固辭不受冲嘗到其家麟之於樹條桑使者致

命麟之曰使君旣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聞大愧於是乃造其父父命麟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冲言話父使麟之於內自持濁酒蔬菜供賓冲勅人代麟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冲慨然至昏乃退麟之雖冠冕之族信義著於群小凡厮伍之家婚娶葬送無不躬自造焉居于陽岐在官道之側人物來往莫不投之麟之躬自供給士君子頗以勞累更憚過焉凡人致贈一無所受去麟之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何由令知麟之先聞其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爲營棺殯送之其

仁愛隱惻若此卒以壽終命終八旬爲營計厥後之其
息歸索襲請當禮具史臣河內
索襲字偉祖敦煌人也虛靖好學不應州郡之命舉孝
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游思於陰陽之術著天文地里
十餘篇多所啓發不與當世交通或獨語獨笑或長歎
涕泣或請問不言張茂時敦煌太守陰澹奇而造焉經
日忘反出而歎曰索先生碩德名儒真可以諮大義澹
欲行鄉射之禮請襲爲三老曰今四表輯寧將行鄉射
之禮先生年耆望重道冠一時養老之義實繫儒賢旣
樹非梧桐而希鸞鳳降翼器謝曹公而冀蓋公枉駕誠

非所謂也然夫子至聖有召赴焉孟軻大德無聘不至
蓋欲弘闡大猷敷明道化故也今之相屈遵道崇教非
有爵位意者或可然乎會病卒時年七十九澹素服會
葬贈錢二萬澹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目之所好
者五色也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棄衆人之所收
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立於衆妙之
內宅不彌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
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願蔑以過也乃謚曰立居先生

楊軻

楊軻天水人也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微養徒數百

常食麤飲水衣褐緼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踈
賓異客音旨未曾交也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
親言欲所論授須旁無雜人授入室弟子令遞相宣授
劉曜僭號徵拜太常軻固辭不起曜亦敬而不逼遂隱
于隴山曜後爲石勒所擒秦人東徙軻留長安及石季
龍嗣僞位備立纁束帛安車徵之軻以疾辭迫之乃發
旣見季龍不拜與語不言命舍之于永昌乙第其有司
以軻倨傲請從大不敬論季龍不從下書任軻所尚軻
在永昌季龍每有饋餼輒口授弟子使爲表謝其文甚
美覽者歎有深致季龍欲觀其真趣乃密令美女夜以

動之軻蕭然不顧又使人將其弟子盡行遣魁壯羯士
衣甲持刀臨之以兵并竊其所賜衣服而去軻視而不
言了無懼色常臥土牀覆以布被保寢其中下無茵褥
潁川荀鋪好奇之士也造而談經軻瞑目不答鋪發軻
被露其形大笑之軻神體頽然無驚怒之狀于時咸以
爲焦先之徒未有能量其深淺也後上疏陳鄉思求還
季龍送以安車蒲輪蠲十戶供之自歸秦州仍教授不
絕其後秦人西奔涼州軻弟子以牛負之爲戍軍追擒
并爲所害

公孫鳳

公孫鳳字子鸞上谷人也隱于昌黎之九城山谷冬衣單布寢土牀夏則并食于器停令臭敗然後食之彈琴吟詠陶然自得人咸異之莫能測也慕容暉以安車徵至鄴及見暉不言不拜衣食舉動如在九城賓客造請尠得與言數年病卒

公孫永

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也少而好學恬虛隱于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吟詠岩間欣然自得年餘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慕容暉徵至鄴及見暉不拜王公已下造之皆不與言雖經隆冬盛

暑端然自若一歲餘詐狂暉送之平郭後苻堅又將備禮徵之難其年耆路遠乃遣使者致問未至而永亡堅深悼之諡曰崇虛先生

張忠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于泰山恬靜寡欲清虛服氣飡芝餌石修導養之法冬則緼袍夏則帶索端拱若尸無琴書之適不修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虛無爲宗其居依崇巖幽谷鑿池爲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立道壇于窟上每旦朝拜之食用瓦器鑿石爲

釜左右居人饋之衣食一無所受好事少年頗或問以
水旱之祥忠曰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萬物生焉陰陽之
事非窮山野叟所能知之其遣諸外物皆此類也年在
期頤而視聽無爽苻堅遣使徵之使者至忠沐浴而起
謂弟子曰吾餘年無幾不可以逆時主之意浴訖就車
及至長安堅賜以冠衣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
野服入覲從之及見堅謂之曰先生考磐山林研精道
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也故遠屈先生將任齊
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爲侶以全朝夕
之命屬堯舜之世思一奉聖顏年衰志謝不堪展効尚

父之況非敢竊擬山棲之性情存巖岫乞還餘齒歸死
岱宗堅以安車送之行達華山歎曰我東嶽道士沒於
西嶽命也柰何行五十里及關而死使者馳驛白之堅
遣黃門郎韋華持節策弔祀以太牢褒賜命服諡曰安
道先生

石坦

石坦字洪孫自云北海劇人居無定所不娶妻妾不營
產業食不求美衣必麤弊或有遺其衣服受而施人人
有喪葬輒杖策弔之路無遠近時有寒暑必在其中或
同日共時咸皆見焉又能闇中取物如晝無差姚萇之

亂莫知所終

百史宋纖

宋纖字令艾敦煌效穀人也少有遠操沉靖不與世交隱居于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惟與陰顓齊好友善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象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高尚之士也具威儀鳴鑊鼓造焉纖高樓重閣距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而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蒼鬱

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纖注論語及爲詩頌數萬言年八十篤學不倦張祚後遣使者張興備禮徵爲太子友興逼喻甚切纖喟然歎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隨興至姑臧祚遣其太子太和以執友禮造之纖稱疾不見贈遺一皆不受尋遷太子太傅頃之上疏曰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沒素有遺屬屬諸知識在山投山臨水投水處澤露形在人親土聲聞書疏勿告我家今當命終乞如素願遂不食而卒時年八十二諡曰玄虛先生

郭荷

郭荷字承休略陽人也六世祖整漢安順之世公府八辟公車五徵皆不就自整及荷世以經學致位荷明究羣籍特善史書不應州郡之命張祚遣使者以安車束帛徵爲博士祭酒使者迫而致之及至署太子友荷上疏乞還祚許之遣以安車蒲輪送還張掖東山年八十四卒諡曰立德先生

郭瑀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也少有超俗之操東游張掖師事郭荷盡傳其業精通經義雅辯談論多才藝善屬文荷

卒瑀以爲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禮畢隱于臨松薤谷鑿石窟而居服栢實以輕身作春秋墨說孝經錯緯弟子著錄千餘人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玄纁備禮徵之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臯懷真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者乎孤忝承時運負荷大業思與賢明同贊帝道昔傳說龍翔殷朝尚父鷹揚周室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皆以黔首之禍不可以不救君不獨立道由人弘故也況今九服分爲狄場二都盡爲戎穴天子僻陋江

東名教淪於左衽創毒之甚開闢未聞先生懷濟世之才坐觀而不救其於仁智孤竊惑焉故遣使者虛左授綏鶴企先生乃眷下國公明至山瑀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絕迹公明拘其門人瑀歎曰吾逃祿非避罪也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乃出而就徵及至姑臧值天錫母卒瑀括髮入弔三踊而出還于南山及天錫滅苻堅又以安車徵瑀定禮儀會父喪而止太守辛章遣書生三百人就受業焉及苻氏之末略陽王穆起兵酒泉以應張大豫遣使招瑀瑀歎曰臨河救溺不卜命之短長脉病三年不豫絕其食饋曾連在

趙義不結舌況人將左衽而不救之乃與敦煌索嘏起兵五千運粟三萬石東應王穆穆以瑀爲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雖居元佐而口詠黃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之蹤穆惑於讒間西伐索嘏瑀諫曰昔漢定天下然後誅功臣今事業未建而誅之立見麋鹿游于此庭矣穆不從瑀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七日輿疾而歸旦夕祈死夜夢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寤而歎曰龍飛在天今止于屋屋之爲字尸下至也龍飛至尸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內寢况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厓閣飲氣而卒

祈嘉

祈嘉字孔賓酒泉人也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牕中有聲呼曰祈孔賓祈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世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旦而逃去西至敦煌依學官誦書貧無衣食爲書生都養以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游海渚教授門生百餘人張重華徵爲儒林祭酒性和裕教授不倦依孝經作二九神經在朝卿士郡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獨拜牀下者二千餘人天錫謂爲先生而不名之竟以壽終

瞿劭先生

瞿劭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和末常居宣城郡界文春山中山有瞿劭因以爲名焉大司馬桓温嘗往造之旣至見先生被鹿裘坐于石室神無忤色温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乃命伏滔爲之銘贊竟卒於山中

謝敷

謝敷字慶緒會稽人也性澄靖寡欲入太平山十餘年鎮軍郗愔召爲主簿臺徵博士皆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

便是求死不得死

戴逵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總角時以雞卵汁洩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歎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師事術士范宣於豫章宣異之以兄女妻焉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擁琴而往逵後徙居會稽之剡縣性高潔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逵爲非道乃著論

曰夫親沒而採藥不反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屢出近關者苟免之臣也而古之人未始以被害名教之體者何逵其旨故也逵其旨故不惑其迹若元康之人可謂好遯跡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之弊舍實逐聲之行是猶美西施而學其顰眉慕有道而折其中角所以爲慕者非其所以爲美徒貴貌似而已矣夫紫之亂朱以其似朱也故鄉原似中和所以亂德放逵似惠連所以亂道然竹林之爲放有疾而爲顰者也元康之爲放無德而折巾者也可無察乎且儒家尚譽者本以興賢也旣失其本則有色取之行懷情喪真以容貌相欺其

弊必至於末僞道家去名者欲以篤實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檢之行情禮俱虧則仰詠兼忘其弊必至於本薄夫僞薄者非二本之失而爲弊者必託二本以自通夫道有常經而弊無常情是以六經有失二政有弊苟乖其本固聖賢所無柰何也嗟夫行道之人自非性足體備闇蹈而當者亦曷能不棲情古烈擬規前修苟迷擬之然後動議之然後言固當先辯其趣舍之極求其用心之本識其枉尺直尋之旨採其被褐懷玉之由若斯塗雖殊而其歸可觀也跡雖亂而其絜不乖也不然則流遯忘反爲風波之行自驅以物自証以僞外眩囂華

內喪道實以矜尚掩其真主以塵垢翳其天正貽笑千載可不慎歟孝武帝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辭父疾不就郡縣敦逼不已乃逃于吳吳國內史王珣有別館在武丘山達潛詣之與珣游處積旬會稽內史謝玄慮達遠遯不反乃上疏曰伏見譙國戴逵希心俗表不嬰世務棲遲衡門與琴書爲友雖策命屢加幽操不回超然絕跡自求其志且年垂耳順常抱羸疾時或失適轉至委篤今王命未回將離風霜之患陛下旣已愛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其召命疏奏帝許之逵復還剡後王珣爲尚書僕射上疏復請徵爲國子祭

酒加散騎常侍徵之復不至太元二十年皇太子始出東宮太子太傅會稽王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珣又上疏達執操貞厲含味獨游年在耆老清風彌劭東宮虛德式延事外宜加旌命以參僚侍達既重幽居之操必以難進爲美宜下所在備禮發遣會病卒長子勃有父風義熙初以散騎常侍徵不起尋卒

龔玄之

龔玄之字道玄武陵漢壽人也父登歷長沙相散騎常侍玄之好學潛默安於陋巷州舉秀才公府辟不就孝武帝下詔曰夫哲王御世必搜揚幽隱故空谷流繫維

之詠丘園旅束帛之觀譙國戴逵武陵龔玄之並高尚其操依仁游藝絜已貞鮮學弘儒業朕虛懷久矣二三君子豈其戢賢於懷抱哉思挹雅言希承諷議可並以爲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指下所在備禮發遣不得循常以稽側席之望郡縣敦逼苦辭疾篤不行尋卒時年五十八弟子元嘉亦有德操高尚不仕舉秀才及州辟召並稱疾不就孝武帝以太學博士散騎侍郎給事中累徵遂不起卒於家

陶淡

陶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也父夏以無行被廢淡幼孤

晉書卷九十四 列傳
好導養之術謂僊道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絕穀不婚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終日端拱曾不營問頗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州舉秀才淡聞遂轉逃羅縣埤山中終身不返莫知所終

陶潛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爲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

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旣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素簡貴不私

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義熙二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其辭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旣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希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來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而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而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而出岫

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暮將有事乎西疇或命中車或棹孤舟旣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晨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而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頃之徵著作郎不就旣絕州郡覲謁其鄉親張野及周旋人羊松齡寵遵等

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
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游
觀而已刺史王弘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自造焉
潛稱疾不見既而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
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爲榮邪夫謬以不賢此劉
公幹所以招謗君子其罪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
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寵通之等齎酒先於半道要之
潛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見遂歡
宴窮日潛無履弘顧左右爲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
於坐申脚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云素有脚

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舉之至州
而言笑賞適不覺有羨於華軒也弘後欲見輒於林澤
間候之至於酒米乏絕亦時相贍其親朋好事或載酒
肴而往潛亦無所辭焉每一醉則大適融然又不營生
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愠之色唯遇酒則飲時
或無酒亦雅詠不輟嘗言夏月虛閒高臥北窓之下清
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絃徽
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
上聲以宋元嘉中卒時年六十三所有文集並行於世
史臣曰君子之行殊途顯晦之謂也出則允釐庶政以

道濟時處則振拔囂埃以卑自牧詳求厥義其來夙矣
公和之居窟室裳唯編草誠叔夜而凝神鑒威輦之處
叢祠衣無全帛對子荆而陳貞則並滅景而弗追柳禽
尚平之流亞夏統遠邇稱其孝友宗黨高其諒直歌小
海之曲則伍胥猶存固貞石之心則公閭尤愧時幸洛
濱之觀信乎茲言宋纖幼懷遠操清規映拔楊宣頌其
畫象馬岌歎其人龍玄虛之號實斯爲美餘之數子或
移病而去官或著論而矯俗或箕踞而對時人或弋釣
而棲衡泌含和隱璞乘道匿輝不屈其志激清風於來
葉者矣

贊曰厚秩招累修名順欲確乎群士超然絕俗養粹巖
阿銷聲林曲激貪止競永垂高躅

晉書卷九十四

晉書卷九十四考證

董京傳字威輦○逸士傳作董威與此云京字威輦小異

亦將闕我輦願而去○輦監本誤卑今從音義改正

郭文傳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滌山中○臣宗楷按滌

監本訛辟羅隱詩杳杳諸天路蒼蒼大滌山正指其地今改正

譙秀傳秀避難宕渠○宕監本誤巖地理志宕渠郡名殆宕誤宕宕復誤巖也今改正

翟湯傳始安太守干寶與湯通家○于監本訛于今從

晉本書千寶傳改正寶與國無案○于盪本指于今對

依家對器器好斯器與今如五

蕭衣對衣越腹官果二家說本無藏此懸志家乘各

與今如五

盪本指緝羅翹括杏杏齒天烈養徐六能自五對其

傳文對已志歸人吳黃也計六能山中○耳宗器對器

亦深開洋○今如五

異

董京對字如華○

晉書卷九十四考證



